

新詩庫第一集第一種

# 瑋德詩文集

方瑋德著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 集 文 詩 德 瑋

著 德 瑋 方

海 上

行 發 司 公 書 圖 代 時

版 權 所 有

新詩庫第一集第一種

瑋 德 詩 文 集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每冊實價五角

方 瑋 德 著

上海四馬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中市三百號

## 代序——悼瑋德

方令孺

誰相信我竟在這風雨撲窗之晨，提起筆來傷悼一個還應當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忽然流星一般殞落的瑋德。

瑋德，你自己想不到有這件事？

柳蔭裏宛轉着流鶯，一道光明的瀑布，一片春。這使我神往，使我陶醉。平常日子的鶯聲，我有時會躡着脚尖蹬在樹下窺探。今天是怎麼了呢？它使我這樣厭煩，這樣心痛。每一個轉折皆像劍鋒一般刺着我！記得往年有一天，我同你坐在這房間裏閒話，外面下着微微的小雨，我說：瑋德，你瞧，這雨多憂愁，可又多甜蜜。你這年青人只點點頭。今天我仍然坐在這個窗前，窗外仍然落着小雨；憂愁與甜蜜的小雨。我說：瑋德，你瞧，這雨多憂愁，可又多甜蜜。瑋德，你呢？你正躺在北平一個古廟裏。北平幾日來正開放芍藥，有誰記着你，在你小

小棺木前放一把芍藥？

自從瑋德的噩耗傳來，一塊大石落在我的頭上，到今天我還是昏昏的。電報，快信，親友們來弔問，都使我睜大着眼發楞。我不相信。這不會是真的。我不是常常有這種噩夢嗎？這個人一切的影像，在我心裏這樣生動，靈活，瀟灑。這樣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人，會從此腐了，爛了，永遠沈寂了嗎？我認爲這件事是假的。就是現在我這裏握管揮毫也是假的。總有那麼一天，我會聽到他的足音，聽到他活潑潑的推開門，喚一聲九姑——聽到他笑，代表人頹光明與春天的笑。天，當真還有這樣一天？

瑋德，一週來我都埋藏了我的哀慟，用一個疑問弧號安置到自己心上。在有些人面前，我還裝飾一個微笑在嘴角。「這個人在「消息」上死了，在我心上還活着！」但一人獨坐，或晚間燈滅之後，我把幾個電報同一封由你口授請憲初小姐寫給我的信捏在手中，我的眼睛濕了。可憐的瑋德！你也算是在這人間活了二十七年，在寒暑交替中從啞啞學語到長大成人，這短短的廿七年裏，你何嘗過了什麼歡快的日子？從你出世以來就體

弱多病。到了九歲，你那個母親便死掉了。凡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所有的憂患，你也逃不脫。我記得有一年我從天津回家，那時你還只十一歲，患瘧疾，躺在床上爬不起身，頭上身上熱得如一堆火。問你要這樣嗎？搖搖頭。要那樣嗎？搖搖頭。不問你時，你却輕輕的對我說：「九姑九姑，我不要死！」什麼原因，你就知道「死」？當時看着你那憔悴零丁的樣子，我流了多少眼淚！其後你身體就總沒有調理得好，所以醫生說你先天既不足，後天又失於營養，忽忽廿餘年，吃了多少粉粉末末湯湯水水，受了多少折磨！到今天你完了，你再也不需吃那個了。可憐的瑋德！假若給平常人受了這樣多苦痛，該早已不行了。可是我知道你，你認識生命，明白生命的美麗，太陽的光和熱，你要活，因此生命力顯得極強。若不是為身體上有萬分難受的時候，你從不現出掃興的顏色，若不是體力衰竭，你不會死。上月我從南京過北平來看你，你體力雖那麼不濟了，有時精神好一點，還仍然是談吐談諧，風生四座。所以我想你一時是不要緊的。那知我剛離北平兩週，你就淹然長逝了！瑋德，可憐的孩子！我知道，你到了咽下最後那一口氣時，一定還想着：「我要活，我要活。」你是個那麼

對生存抱有熱愛的孩子，竟不能多活三年五載，却從此倒下殞了，這是你自己的哀慘，還是我們活着的人們最大的不幸呢？

瑋德自幼就可算得是極其聰明的孩子。記得在他六七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同幾個小孩捉迷藏玩，他用兩隻小手緊緊的捫着雙耳，眼也緊緊的閉着，躲在門背後，口中朗誦他讀過的杜工部的兩句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問他爲什麼念這個，就說『這詩好。』這是老杜對一個久別的朋友說的話，但確也能描摹出當一個人捫着耳朵，閉着眼睛的時候與外界一種茫然隔漠的情緒。一個六七歲的孩子，竟能體會到這詩句中的深意，在遊戲的時候能觸發這種詩思，天賦的詩魂，就啓示了他後來擇業從學的方向。

瑋德在中學畢業的時候，那時我在南京。他就寫信告訴我，他想升學，要來南京考大學。這種計畫成熟後，他過南京。那時候我們家鄉的交通還不像如今便利，從桐城到南京真是個長途旅行。需由桐城到安慶，從安慶下南京。桐城到安慶那一段路必須坐轎，抬轎的人都是田裏的農夫，若正當田事農忙的時候，不容易找到抬轎人。桐城到安慶又有百



二十餘里的山路，一個多病的身體怎麼能步行呢？剛巧祖父也有事須到省城，勉強找來兩名轎夫，也應讓給年高的祖父。大家勸他不要急着要去，但他『不應當把求學看得太輕，即使丟掉一分鐘也是可惜，』不顧力量夠不夠，就隨着祖父的轎子步行出發。走了快到八十里，行近一條河邊，遇有省城的帆船，纔得搭上同行。一個身軀嬌弱的孩子，爲了讀書，如此不怕吃苦，這種性格保留下來，刊後來用在讀書方面時，就成爲一個用功勤學的性格。

瑋德，你那向上努力的心真是懇切。多少年來，不管身體是如何柔弱，心境是如何鬱悒，你對於生活，對於求知，就從不使其蕭條，懈怠。我知道，你雖然有一個洒脫隨便的外表，却包藏一顆縝密的心。你這種可愛的態度，不知多少次把我從銷沈裏提起來；你給我的信總是激勵我，（鼓起沈重的翅膀向高處飛，）慰藉我，（生活上沒有苦味菜裏無鹽，）且期望我將來要在文學上有所樹立。現在，瑋德，九姑的意興只有比昔日更加銷沈，（『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你不再來鼓舞我，責備我，安慰我了嗎！

我不抱怨：瑋德的死是我個人的塞運。只可惜他是這樣年青，全然還是個天真的孩子，家中人同親友都預望着他廣闊的前途，誰料他沒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就撒手長逝了！這是天意嗎？使我們在這黯淡的生活裏，不留一星火燄，一點溫存，竟這樣殘酷的奪去心中應保的歡愉，使剛造成的一段城牆驟遭毀滅，眼前又現出這種悽神峭骨的荒原，誰能不悲！誰能忍耐！

瑋德的死，不止是我們個人心裏極大的創傷，也是這個時代的損失。瑋德那可愛的人格，若大家能多知道他些，我相信人人都要惋惜。瑋德有的是一個美麗純潔的靈魂。這箇年頭，（許是眞因為太陽裏有了黑點子？）一班人情，眞像袁中郎所謂，『如鯁如蟹如蛙如蛇』。瑋德多麼似一潭清水的溫柔，光明照澈人心呢！雖是在他生前，幾個貼身的親長，常爲厚望他的心切，對他時有過於求全的責備。但我却深知他的性情，他的美點。瑋德的信心是人所難得的忠懇，崇之如神明，是瑋德對他朋友的態度。（這竟許是『傻』，是『糊塗』，但這可愛的傻，可愛的糊塗，除了在他那一顆純潔的心裏求，在那兒呢？）友朋

取與之際他也並不是全無所忤：鄙，濁，蠢，幾種人類不可避免的惡性是他最恨的。然而在另一觀點上說，他却又是個最會從醜陋裏求美，現實裏求理想的人。不是人家常說韋德喜歡 *Tell beautiful lies* 嗎？*Beautiful Lies* 這批評也夠美了，不管說者是否含些幽默意味，給一個不能從現實裏看見幻象，平庸裏挑出精華來的人，聽到一些意外言語，當然要視為謊話。誰相信 *William Blake* 說他小時常看見空中有各樣仙子的形色呢？不管他把幻象放入詩畫裏有多麼神妙，藝術家見之固能會心，而常人看起來也要講他說美麗的謊。韋德的謊，就是他愛把極平常的事情，說得如七寶莊嚴，燦爛悅目；把浮薄的人情，渲染得如清水芙蓉，澄靜清密；有時候他高興，對於一種行常的動作，能描摹入神，滑稽可笑。他是說美麗的謊嗎？他是不是能見到人所不能見到的，體會人所不能體會的呢？

韋德生前不管走到那兒，都會有人歡喜，這歡喜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能夠給人一種生氣，因為他自己就永遠富於生氣。在一些很美麗的日子裏，為了一株樹一片石頭向山野裏跋涉，不避夜寒，不辭辛苦前往，一個最好的伴侶便是韋德。韋德對於自然也像

他對於詩歌一樣，具有深深的領會的興味。他歡喜戲劇。他對英國文學有特殊的愛好。（他本想寫一部英國詩人小史，惜未完成。）他無論對山川人物，或所讀詩歌都能用很多的妙句吐出他心中的感覺。

近兩三年來瑋德較前沈悶，他有他的原因。一個青年人必然的命運，不足希奇。二十一年秋的時候，瑋德已在中大畢了業，隨我到北平玩玩。十幾天後我就回南了。他留在北平住在他的八姑家裏。有一天，他在一位朋友的茶會裏遇見一個女子。當天晚上他就寫信給我報告這件事。信上說：「九姑，糟了。我擔心我自己今天已愛了一個人。我怎麼辦？作一次軍師，告我應當怎麼辦吧。」信上且說這女子如何「天真爛漫」，如何「聰明」，如何「樸素」，且說：「我很歡喜這位小姐，她待我也不錯，我想同他在一起讀書，一定有趣。」末尾且說：「九姑，我發愁。」我知道他的話。我相信他信上說的話，一切皆是真事。從此這青年的一腔純厚忠實的熱情就陳獻與她了，但在平不久，就遇到榆關失守的慘難，這僅僅見過七八次面的友情，又要黯然分別。在瑋德眼中心上的安琪兒，因避兵亂，倉皇回

轉故鄉湖南去了。瑋德也因校事隨他的八姑南下這糟了的事並不糟，離別反而增加一對朋友的友誼。他們開始了極難得的通情，在信札裏建築起一種良好的友誼。兩人純潔的愛戀用文字堆砌得日益高深，成了不可一日或缺的恩物。他們的信札都寫得真摯而秀麗，他的表兄宗白華稱它爲「真正文學作品」。可是這一對年青人都是純理想的信徒，想愛既深，卻相距日遠，等到這位小姐回到北平時，瑋德已更往南行，到廈門教學去了。他在廈門時給我寫信上說：『我那朋友爲一種 Idealist，我也是一種 Idealist，但確實在精神上，在智識上互相戀着，若是想到 Face the reality，則雙方不免痛苦。』所以他們只願日日通書，永永相愛，就是不見面也彷彿很過得去。這樣純淨，天真，全理想的愛戀，在現代，說起來真是個古典的風格，太稀有少見了。然而一點距離所不可避免的誤會，兩年來瑋德精神上受愛神的箭傷，自然也是很多的。解除它，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兩個年青人距離縮短。

十二年的秋天，瑋德到廈門去的時候，身體還好，面貌也很豐滿。我們雖是不放心他

初次過海，但男兒志在四方，也不好擋住他的壯懷。那知廈門地氣太潮熱，極不宜於長江流域生長的人，尤不宜於像瑋德這樣體質。加之到了那里，人地生疏，飲食不調，寒假時候，他的舊病便復發了。先住在鼓浪嶼日本醫院養病，據說醫治的方法又有錯誤，所以病就從此越來越壞。廿三年暑假回到南京，我看見他兩肩瘦聳，大不像先前的精神了。一面想起使他身體不好的另一原因，我就勸他放棄了廈門的教職，不要再往南方。若果北方有機會可以得到工作，不如過北方去。若北方不好，就暫且在南京養病。

前面已說過瑋德對朋友是那樣忠懇。他對於愛——這舍利子一般完整而精圓的一個字——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到他是多麼神聖。因為他寒假臥病不能北上，因為他暑中體弱不堪遠道，又因為像前面所說的他那完全理想的愛戀，竟有人在瑋德與憲初小姐之間興起一陣謠諑。這對瑋德真有一種可怕的損傷。所以到了假後不得不帶病北行，準備到了北平，與他的好友正式定婚。但脆弱的身體，在火車上一頓顛播，到了北平，又發病了。於是這年青人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診治他的病痛。這幾個月他雖強起行動，

其實也太可憐。他的誠實，他的痛苦，他的不可對人言的一切，明白他瞭解他的我，覺得他真可憐。他到死都要表明誠意的，令人慟極！

現在一切都完了。愛與憎，眼淚與歡樂，小小誤會與天真咒誓，全完了。二十七年的時光都在陰霾的天氣裏！只在他生命將盡的時候，纔得享一剎那人間真愛與美，是誰的安排？這幾個月來，真虧得他那好朋友的殷勤服侍，給這個熱情與痛苦糾纏，求生奮鬥與疾病包圍的青年，以極大的慰安。臨終的時候，還能得他摯愛的女友，與真心如慈母的六姑在旁，撫着額角，咽下最後那口氣，償還了他一生的淒涼。瑋德，好孩子，你所愛的明白你，她給你的愛你也明白了。你戰勝了愛，你應當閉了眼睛，應當閉了眼睛。

瑋德是熱愛生命的，他是從不屈服或灰心於苦痛的人，據說他到最後一聲呼息的時候，還露着生命的微笑。六姑來信說：『瑋德入棺時顏色如生，秀氣徹骨。』瑋德，到今天，雖是得到你死的信息已經多日，我還是不大相信！你的言笑還刻在我耳邊，你的音容似乎隨時都可接觸，你並沒有死，即使是真，也只是形骸，你的精神同你的愛，是永生的，是

應當永遠活在旁人心上的。

瑋德，你除了愛，一生所嚮往的是智識，是趣味，是溫暖而公平的人情。你不會虛偽，更沒有浮生榮利心。瑋德，若果這些東西你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還沒有得到呢，希望你能在另一個世界裏覓得。傷心只是我們活着的可憐人的事，我悼惜你，但對你的超脫，却正像夏天夜裏看天上的流星，緬緘難及。

廿四年五月廿，南京。



# 目次

代序

令孺

詩卷一

十八年至二十年

喪裳

脫逃

訴

十四行詩一首

海上的聲音

幽子

題

秋夜蕩歌

我有

一隻野歌

微弱

風暴

古老的火山口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偈

靈迹

一隻燕子

禱告

悔與回

哭志摩

再念志摩

我願

怨

一年

時代

詩卷二

二十一年以後

他們說

我愛赤道

問

紫色的夢

煤山

九龍壁

丁香花的歌

告訴 Dimitri

Hei-Alai

疲憊者之歌

追傷志摩

給T

附譯詩

他是走了 W. W. Gibson

獻詩三章 W. B. Yeats

螢火虫 H. Monroe

兩道軌 H. Monroe

## 文一卷

詩人歌德全人生的意義

志摩怎樣了

再談志摩

女詩人米萊及其再生

再來一次（譯）

## 古詩文一卷

蕭園宇君墓誌銘

金陵紀行

讀莊子

致張君書

五古三首贈續溪曹君

喜九姑歸詩

論吳雨生先生近詩

跋

夢家

## 喪 裳

姑娘，我昨夜偷偷地徘徊在你的門外，  
我偷偷地踱了進去又踱了出來；  
一天的北風正帶着雪花兒亂舞，  
我抵住風抵住雪在你門外徘徊。

姑娘，我額上的雪花融成了冷汗下降，  
我眼臉前的雪化成了熱淚幾行——  
我髮上，肩上，衣服上，滿蓋的是雪，  
我好像是穿了一身縞素的喪裳。

姑娘，我想起十年前曾爲我阿娘穿上

凶慘的麻服映出了撕碎的心腸；

母親的愛早斷了我孤兒的苦夢，

到如今只賸下父親，還有——姑娘！

姑娘，我昨夜偷偷地徘徊在你的門外，

雪上的足痕織成了怯懦的悲哀；

今早一陣雪花填滿得無蹤無影，

姑娘，你猜不到我曾在那裏徘徊。



## 脫 逃

女人，最好不用再朝下講，  
話說出來也要有些分量，  
你那心眼我早猜透一半，  
含在肚裏不比說出還強！

女人，這可不能怪我臉冷，  
一陣雷便容易牽起秋風。  
好在你還真是個聰明人，  
難道我的話你半分不懂。

女人，事情原要你看得平，  
我不是一五一十地講清。  
就是變卦也要我自己肯，  
單你流點兒清淚那就成？

女人，隨你哭得怎樣傷心，  
可是我起誓半點不承情。  
無須說出你高貴的真信，  
那一套閒話我最不愛聽。

女人，儘管你披下髮號啣，

指着月亮說出你的凶兆，  
縱使挖下眼睛說不看我，  
那些罪孽只算你自己招。

女人，看那一邊北斗橫陳，  
聽着這貓兒在爐邊打盹；  
不要再發一點聲，一句問，  
看我永永是這一副心情。

女人，這次讓我好好的走，  
不許驚動一扇門一條狗；  
閉上你眼睛，握緊你的手，

睡罷，像一陣風吹過窗口。

## 訴

當初我本是安分地走我的路，

我看着腳，低着我的頭，

我不管踩的是崎嶇，還是泥濘，

我捏一口氣，不會做聲。

不知道是那陣風吹來了你，

在這路上逗着我歡喜，

我拍那顆楊柳，說像你的頭髮，

拍你的臉，像那個茶花。

你還說這條路太多一些灰塵，

你走，朝着黑黝的樹林，

路上的荆棘刺破了我的衣襟，

鮮滴滴的血，花一樣紅。

你唱着歌，流過那白雲的半空，

我也唱唱破我的喉嚨，

一閃光趕着你雪白的翅膀飛——

你的影子再也追不回。

我只慌張地尋求原來的路程，

可是再不能教我安分，

我嘆一口氣，看什麼都變了樣，

過路的人笑我的顛狂。

## 十四行詩一首

我該比自己算一道野河，  
那是從洪水泛濫時候起，  
大禹也記不清給它疏理，  
只讓它自己闖下了災禍；  
天也不擺下路給它流過，  
它可不得不在石頭上擠，  
有時也滾上平原歇口氣，  
日夜它望到大海裏祝賀。  
這妄想它不會一天放鬆，



縱使這邊是草，遠處是田，

給人類罵一千回：『這災害

做下一切魔鬼似的！不幸！』

我可不能管，我只指着天：

『愛，我要來，你是我的大海！』

## 海上的聲音

那天我和她走海上過，

她給我一貫鑰匙一把鎖，

她說開你心上的門，

讓我放進去一顆心，

「請你收存，

請你收存。」

今天她叫我再開那扇門，  
我的鑰匙早丟掉在海濱。

成天我在海上找尋，

我聽到雲裏的聲音：

「要我的心，

要我的心。」

幽子

每到夜晚我躺在牀上，  
一道天河在夢裏流過，  
河裏有船，船上有燈，

我向船夫呼喚：

『快搖幽子渡河。』

天亮我睜開兩隻眼睛，  
太陽早爬起比樹頂高，  
老秋打開門催我起身，

我向自己發笑：

「幽子不來也好。」

## 賴

我指着天上的流雲，

（她握着我緊）

「流雲裏有我的月亮，  
去，不要儘遲我的心。」

雲邊露出一滴光明，

（她抱着我緊）

「無須記掛你的月亮，  
看，我是雲邊一朵星。」

## 秋夜蕩歌

八月的天掉下一些憂傷，  
雁子的翅膀停落在沙港，  
看不見一顆夏天的星光，  
讓蘆草告訴我它的倉皇；  
我搖蕩，搖蕩，  
盞妮，你的影子在我心上。

我搖過無數幽峭的村莊，  
岸上的蟲子合攏來歌唱，

這四野罩滿了一片淒涼  
露水也笑我心事的狂妄；

我搖蕩，搖蕩，

蓋妮，你的名子在我嘴上。

東方招呼我大紅的光亮，  
看河水鋪起雲霞的衣裳，  
落葉太息我模糊的顛狂，  
雄雞也停止了我的夢幻；

我倦了，倦了，

蓋妮，你分明在我的身上。



# 我 有

我有一個思念，

當你走過我的身前；

那像是一道山泉，

不是愛，也不是留戀。

我有一個思量，

當我走回家的路上；

那像是一抹斜陽，

不是愁，也不是悵惘。

## 一隻野歌

總有一夜我打你的門口過，  
我忍着心，偷偷的放一把火；  
讓你們從火星子裏向外竄，  
讓你們哭，你們在人堆裏鑽；  
我一把抓住你，我的大眼睛：

『你該認識我！

你該認識我！』

總有一天我領帶許多大兵：

一齊奔上你住的那所鄉村；  
五千匹白馬擺起一道長陣，  
要這村子裏的人殺過乾淨；  
我一把抓住你，我的大眼睛：

「跪下要你命！」

跪下要你命！」

微 弱

我在數天上的星，

我問：『是那顆星

正照着她的家鄉？』

星子不做聲，

這一夜

露水落在我的臉上。

我走過一條江水，

我問：『是那個時候

你流過她的家鄉？

水不答我話；

這一夜

沉默留在我的心上。

## 風 暴

滿天括起一團風暴，  
電火在林子裏奔跑，  
這不是風聲，誰在叫；

一張臉湊近耳朵

（一堆熱情，一把火。）

『愛，別怕，是我！』

一團風暴起在心底，  
漆黑，我看不清天地；

這分明是在白晝裏，  
沒有雷風也不吹，  
一隻影子向前飛，  
「呵，天，那是誰？」

## 古老的火山口

你不該來到這古老的火山，

我不會吐一口雲氣和半口灰，

也沒有露一回火焰，響一聲雷，

你可知道這美麗是歇了多久？

別再夢想那五千年前的嘶吼，

那沙石的飛揚，那城堡的崩頹，

那沸騰的海水對着天空徘徊，

你得猜這光采定得不朽；

可是你瞧這樣子不早就變卦，



你能否摸出一絲動靜一點溫，

縱使你有那媚的火熱的咀咒，

你投進一千回那點得着的話，

這冒險的願望只比作一陣風，

告訴你，你來遲了，這不是時候！

一九三一，七，安慶。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世界，我要撐一張冷臉做人，  
我知道，我做不完欺騙的夢；  
從今天，停住我最後的歌頌，  
隨你吹的是熱風還是冷風。

朋友，我伸手要回我的真誠，  
我的真誠塑造了你的聰明；  
從今天，停賣我廉價的熱情，  
就說這全是我的錯，我招認。

愛，我揩乾淚喊你這末一聲，  
金光的謊裏沒有我的永恆；  
從今天，拿把鎖封上我的頸，  
去了，不要眼紅，我沒有憐憫。

## 傷

一個大早我爬起了牀，

太陽在窗口問我的夢：

『我還是掛着昨天的光亮，

一點不變，我愛的是平庸。』

那一晚我又爬上了牀，

月亮在窗口問我的安：

『太陽白晝發亮，我在夜間，

我曾不誇傲，我也不隱藏。』

靈

迹

有一天，

她碰着我。

我心裏想：

她並不認識我。

有一天，

她看着我。

我心裏猜：

她好像認識我。

有一天，

她遇着我。

我告訴她：

「你已經認識我。」

有一天，

她會見我。

我嘴裏笑——

「你不只認識我。」

有一天，

她碰着我

我心裏跳——

她又不認識我！

## 一隻燕子

一隻燕子掠水面過，

像天河裏一朵流星；

「這是輕快，」她對他說：

「我愛顆不黏着的心。」

一隻燕子向前飛行，

水面留下一個疑問；

他回她話：『你可相信

這是你的一團波紋？』



## 禱 告

在去年每一個假日的早晨，  
我伴着你禱告，讀頌主的經文；  
上帝知道我來的不是爲着他，  
可是他恕了我，我對你的忠貞。

今年這禱告該是我一人的份，  
每個記憶砌成我怨恨的虔誠；  
上帝知道我這次來一半爲他，  
可是他說：『好，你並沒有錯做人！』

## 悔與回

全不相信，這是誰的大膽，  
敢敲響我的朋友的喪鐘！  
沒有，沒有，我有一個相信，  
一股氣，貫通他的肉，他的心，  
他的一雙發亮的眼睛，  
誰說他有錯，我不承認！  
他的嘴會不瞞過半個字，  
那算是他自己的私隱；  
我相信即使他做得有錯，

那也逃不過這長久的光陰。

這日子我們心對着心，

正直的願望是一道虹，

在天邊撐開五采的長弓，

讓天馬從容的誇過，

讓雲霞彈起天風；

這日子我一分一毫都認清，

一杯白水我們調和的不是

糖，是一團結晶的真誠，

一支臘燭教我們喜悅，

我們有一把契合的光明。

我相信我不是做夢，

這是我的朋友，我的信心，  
我用理想塑出的神人，  
我也相信幾回我不願再  
保留我這一次的生命，  
我說：『朋友，我不行，不行，  
一堆垃圾做出來的灰塵，  
我有洗不去的污垢，  
這美這好全沒有我的份，  
等着，我早預備好一付棺材，  
這一回就不要算，你等，  
你等，我再來投一次生。  
不須歎氣，也無須憐憫，

反正我相信你，就這樣

我和你那有一點相稱！

我沒有天，沒有上帝，沒有

那教我低頭求救的神靈，

那是你，我相信是我的人，

我抱緊我的心，我的信心，

供養你一盞不滅的燈！

我不死，我也有興趣活，

就長久伺候我身邊的神。」

呵，這還是一個夢！

一個十萬年前神通的故宮，

那裏有無數的香火，無數的

心裏縫着舍利子的精靈，  
一道地震，一道毀滅的風，  
沙坡裏摧倒了十萬年

人。信用信心砌成的文明。

我不相信，這教我怎能相信？

（世界終有一天會變卦！）

我喊一聲你不是我的神！

一口氣的信心我得摔破，

完了，天邊原沒有永恆的虹，

我不歎氣，我也不怨恨，

這世上原是一樣的人，

沒有例外。那我再不厭倦

自己，算我自己也是人，

這沙圾的道路，我願

再張開我的眼睛，

照亮我罪惡的路程，

我找出理由，我放肆，

白晝裏我說出金光的謊，

我編一切的罪惡都成花。……

可憐這日子我一直在幻想

你的笑，你的端莊的面容，

天一亮我對你望（你做你的夢）

我心裏唸我的神，我的神，

好，我終不怨恨，

這古怪的生命我早不看重，  
我也不再寶貴這點信心；  
朋友，我也跟着你走，  
奔上你變卦的路程。  
反正我相信你相信到底，  
誰再管是對是錯的名稱；  
來，朋友，我這一回本不算，  
直到我再作一次的投生！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



## 哭 志 摩

志摩，你死，你死在天上，

你火葬在雲裏，你的靈魂

化成一縷煙——一縷輕煙，

一縷輕煙，蜿蜒又永遠。

清早你在山上等候太陽！

太空是你的家，黃昏

你在天邊塗起紅霞，

光耀是你的美麗，

夜裏你是一條淡紗，

你皈依月亮，你皈依星辰，  
露水是你的淚，霧是你的  
悲哀，寂寞是你的言語，  
每天每晚我站着望，我望  
你的影子飛過秦山，飛過  
黃河，（黃河裏有我卑微的埋怨）  
你飛，你飛上你那最想望的  
高峯，高峯上有你不變的天光，  
不變的愛，不變的解脫，  
不變的翅膀上生出來的自在。  
可是志摩，你該不忘記  
你曾有一度地面的投生，

你有三十七年做人的紀錄，

縱使你不願再提起這塵埃上的

輪迴，你也得看見這下凡幾顆

晶晶的淚，幾顆號啣的心——

那全爲着你，你這不留的彗星！

這日子我早就料到養不活你，

一朵靈花那就夠在泥土上栽？

就算你不懊悔你投生的冤枉，

你也沒有一天不在祈禱死，

你讚美戀愛，你讚美靈魂的勇敢，

你讚美夢幻的真實，到後

你只讚美死，（你讚美意大利海濱

一個風暴的奇蹟，死是座偉祕的  
洪爐，熔化你一切生命的演進，  
反正你看透這世界早是衰老，  
一切靈魂都變懶，你也去

整天整夜找翅膀逃亡，逃亡到  
女人，到酒，到夢境，到星家坡的  
小孩，到南洋的椰子，濃得化不開。

到如今你真的永遠逃亡，永遠  
不回一口氣，不斜看半瞥眼，  
連半句話也不丟，只讓我們看  
你冰冷的氣息，收拾你的糟糠。  
看你緊閉着兩隻眼，像一齊平靜，

放下你的軀體像是收束

這一次稟受的人形，也好，志摩，你就

這樣忘記我們，讓我們自己再

挨上這命運的吩咐等候一堆

災禍的宰割；讓我們自己變豬，

變狗，變灰蛇，變刺蝟，變死尸身上的蛆。

看宇宙變成大血球在轉，鴟梟

是我們的君主，黑暗是我們的家。

這日子我們也得活下去，在時間

奔越的歷史上，我們只有安分地

湊成一粒灰，一把無聞的埃塵。

志摩，可憐我們吧，告訴我如何飛，

如何找得出翅膀，如何跳過

這生活着子叉的污泥？（怎麼我見不着你！）你得一定轉回來，讓我問一個明白。這輕快你如何能一個人享受無數的靈魂得要你再作一回重鎮！我知道你這老實的人，人類的因緣，你該不忘記，你準是再來，再來，在這晚上，燭燭照亮你的路，落葉鋪下你的腳跡，一杯白水，一炷香，算是你的犒勞。你可不許騙我，我等你，等你回我一句話，

（四野怎這般靜，

雲停着不動，天河直向西沈！

我真再耐不住這寒噤，

這慘痛的倉皇。我指着

那顆最後的流星，我呼喊，

我呼喊你的名字——

空谷裏忽地回轉一聲讚揚，

一聲對你滅亡的讚揚，

志摩，你真的死在天上，

你火葬在雲裏！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志摩慘死後一日

## 再念志摩

也許你還歡喜你死得靈奇，  
你這良善的人什麼都歡喜。  
你歡喜你死在東方的天上，  
那和天堂並不隔遠的地方。

你歡喜你會埋葬在雲霧裏，  
泰山上的雲算是你的墳墓。  
你也歡喜輕得像一匹小鳥，  
你的愉快是無關阻的逍遙。



記得你會讚美過一個風暴  
意大利的氣候地中海的潮。  
一萬斛的浪花洗不盡哀痛，  
你只歡喜那洗得淨的靈魂。

如今你也沒有死在這地面，  
這卑微的地面你沒有流連；  
那一個年頭不受上帝罪譴，  
你不逃到海底，你化作輕烟。

我勸告衆生不再爲你悲傷，

一個靈奇的人該有這收場，  
我也揩乾眼淚，祝福你安靜，  
再見罷，我們的東方的流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浦口迎柩之晨

## 我 願

我願編起一千隻憂愁的歌，  
歌裏有傷心的夢，灰色的河，  
每個字眼上響出過往的錯；  
那收不回的一串淚一回羞，  
黃昏裏看不見的一刻低頭。  
我願這些輕輕地讓你唱過，  
倘若你記起了這歌裏有我。

我願編起一千隻歡喜的歌，

歌裏有花香的笑，甜的妖魔，  
每個腳韻裏閃出瘋狂的火；  
你抱緊着那一段媚，一片愁，  
一滴露在你唇邊緩緩地流，  
我願這些輕輕地讓你唱過，  
你忘記也好這歌裏沒有我。

怨

我曾大聲地問你  
像初春驚蟄的雷  
你說你害怕講話  
看五月全是落花  
我再低低地問你  
像蚯蚓水底翻泥  
你回我你聽不見  
霜子早打進階沿

如今我不能再問

熱情變雪底的風

命運聽着你悲悼

「你不該死得太早」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南京

一 年

本想在冬天就忘記你，  
像樹枝忘掉它的葉子，  
葉子也就永遠化成泥；  
誰知道做人就這樣難，  
看春天花開夏天花落，  
再望見你秋天在湖上。

一九三一年秋，南京。

## 時 代

時代靠在一個窗口，  
看街上人來往的走，  
他們有笑，有罵，有咒，  
時代嘆一口氣：

『他們永遠這樣忘記！』

時代站在一個山墩，  
看燐火鋪滿的墳塚，  
這裏只有靜死的風，



時代咽一口氣

「他們永遠不再記起」

原  
书  
空  
白  
页

## 「他們說——」

他們說我曾經愛過哀綠綺思，

是的，哀綠綺思在春天給過我的吻；

他們說我有一次歡喜過莎菲亞，

我記得，不錯，我喊過莎菲亞我的情人；

他們說伊凡瓊思也很和我要好，

這孩子，我承認，我教會她許多聰明；

他們又說我至今不會忘記恩豔，

我也明白，恩豔對我是十分鍾情；

（到底這件故事是白白地便宜了她，

她如今還說她是我國度裏唯一的臣民）

他們到後說我和赫浪蒂思，瑪利赫倫，藍花威思，浴金（這婦人）齊通過音訊：

彭卡爾的太太，拉菲，——杜先生的情人——

鑿金伯爵的寡婦，和格塞教堂的小清道士，

華令茲小姐同我也有過往來，眉目上做過情

連那隔屋童克森老太太的女兒，

也是，我誤着她，他們說，誤着她的青春；

他們有許多證據，許多咬着牙齒的傳說，

指摘我，說我的愛情上曾沒有過忠貞！

只有一個人他們一點不會知道，

連名子也沒有人喊過這是分明。

我，想找出一位最知己的朋友

告訴他，我一來心裏就只有這一個人，

可是誰相信？誰都要說這是美麗的謊。

我發誓，用我父母的名字，那可不成？

反正這件心事我就不希罕人知道，

他們說的，罵的，我一齊擔承。

天下雨，葉子上的水不就道出這祕密，

夜裏的星子不也教過露水閃出它們的聲音，

你聽這一滴一滴的——永遠在我心裏——

（這一個人，這一個人！）

## 我愛赤道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上

燒熱的砂子；我愛椰子，大橡樹，

長藤蘿，古怪的松林；我愛

金錢豹過水，大鱷魚決鬥，

響尾蛇爬；我愛百足蟲，

大蜥蜴的巢穴；我愛

黑斑虎，犛犛，駱馬，駝羊，

無知的相聚；我愛猿猴

攀登千仞的山岩；我愛

老鷹在寂寥的蒼空裏  
雄飛；我也愛火山口噴灰，  
我愛堅硬的鋼石變作銹水流。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上光身子的野人，  
樹皮是他們的衣服，

葉子是他們的寶章；

我愛他們勇敢的流血，隨便地

截去一隻大拇指，或是左腿上一塊

大皮；我愛他們容易

跳過一個地裏的缺口，天真的飛；

我愛他們玩皮的口吻，

手臂交着手臂，腿交着腿，

在大海的邊沿，他們放肆的

擺下一付熱情的十字架；

我愛他們星子下的笑，水上的吐沫，

我愛他們敲下一付牙齒，

從血嘴裏說出他們的真情；

我也愛他們在黑林裏的幽怨，

他們的太息，他們落下幾滴

堅強的淚水；我更愛他們

溫柔的暗殺，我愛他們割過

野花也割過女人喉頭的刀子；

我愛他們的搖頭，他們像忘掉的死。



我愛赤道我愛赤道

在你的心裏；我愛

你燒紅的眼睛，炙熱的嘴，

我愛你說不出的荒唐。

好，去吧，我的愛，

我們在赤道上相見。

一九三二年夏天，天大熱似赤道，憂病相煎，憤

而成此詩。希夢家有以戲我。瑣錄於無一是虛寫。

## 問

這時候我該問我自己，  
爲什麼當初我着了迷？  
要說是爲你一點溫柔，  
一滴俏，一刻紅的低頭，  
那可就錯，我那隻冷臉，  
就像是十一月底的天！  
我比一隻小鳥，我拼好  
你括下的風，風裏的刀，  
我不管生死，我儘管叫，

隨你掉下的雪有多高，

那日子想起來怕死人，

一看見你，我那心的沖！

到黑我盤問自己的心願：

（誰說得出，模糊的瘋顛）

『這季候可開得一朵花？』

老天肯給半點兒青芽？

有誰請你到山頭眺望，

望得出那一顆星的亮？

你眼睛掛水有什麼用，

那套喜劇誰承你情？

從來傻事總得有人幹，

但幹的不像這樣傻！  
問過這話我忍下了心，  
預備一整夜讓我安靜，  
可是天一亮我又變樣，  
像灰又着火，火又放光，  
我真想一刀了結自己，  
這一股執着的不爭氣！  
一整個世界，一整個你，  
教我怎好逃去這天地？  
那一個光陰我不發抖，  
天生我們是一對冤仇。  
從白天我逃脫到夜晚，

從夜晚我又逃到夢幻，  
我只差一個逃亡到死，  
是死逃亡也該不停止；  
如今我真明白這力量，  
怕人，這力量才不是謊！

說完這故事我像做夢，  
這次的心可再不起風。  
是誰解脫了我，我的天，  
再多一次生命的牽連！  
讓那冷灰掩埋這段恨，  
讓日子過得快，過得穩。

聽樹上落葉，遠處的鐘，

誰又在答話，我的靈魂：

『這故事不算一回奇異，

你該明白做人的道理，

像火柴總得一次放光。

放完光，生命就該收場！』

這詩是在今春初的某夜做的，那時下關有日本船放大炮，炮子落在後湖，我心裏十分纏繫，寫完這首詩，是正爲別一個生命的開場，自然，那夜我流過許多淚水，但這淚並不是悲哀的。

一九三二年夏天自記

## 紫色的夢

半夜的天鵝掉下第一根羽毛，  
東海裏正開着紫銅色的波濤；  
星日的笙簫在無聊賴地移轉，  
泰山下的巨石拋定它的金錨。

天鵝的翅膀飛過第一道天門，  
五千里的雲霞是蛟龍的凝靜；  
像一陣急風吹自遼遠的東方，  
呵，泰山底下展開我紫色的夢。

一大清早車子走過泰山，看山頂全變成紫色，我想做夢。



## 煤 山

是誰鋪起這一片黃瓦，  
是誰的力量，誰練的沙？

誰說這不是英雄，

他一年造起我們三千間的驕誇！

你是愛看那金頂不是？

告訴你，那顏色不是奢華。

西山的沈默也不是容忍，

我就愛望那雲朵的盤桓。

你可別笑這海水的漣漪，

我聽過玉泉山的水響，像龍爬，

那裏你該聽到靈風的呼喚，

像是天堂裏的一口氣，

散落在松柏的巔杪，

吹過白楊，長藤蘿，五百年的槐樹，

穿過那一圈圈的宮牆；

宮牆裏鎖着一千年的哀怨，

無數的英雄在典型上榨出的精華，

每個棟梁都抱着那靜默的不朽，

方正的形體也撐住那倔強的偉大。

我不知道誰給我這一陣震撼！

西山的落日射出幾道迫切的光霞，

你看連這古樹也不會埋怨它的衰老。

那股力，青葉子裏沖出白花。

去罷，誰讓我們容忍得下，

誰讓我們容忍得下！

二十一年秋天去北平，重九登煤山，作此詩。

## 九龍壁

第一條龍說：「我要顏色！」

我交給它金色的鱗甲；

第二條龍說：「我要光！」

我又交給它一雙珠眼；

第三條龍說：「我要氣！」

我讓雲霞飛進它的嘴裏；

第四條第五條龍要的是冠冕，

我吩咐它們戴肉角，掛上鬚髯；

第六條龍要聲音，第七條龍要天矯，

我一齊交給它們，怒吟和驚嘯；

第八條龍問它們的巢穴，

我定好大海，深山，大湖泊；

第九條龍走過來——像一陣風——

「讓我們一齊飛吧，飛上天庭，

南茜，交給我你的靈魂，交給我你的心！」

二十一年講書作

## 丁香花的歌

丁香花到夜晚來更香，  
這片天黑得像鍋一樣。  
雞一叫我就過黃家灘，  
我只擔心那野狗，你怕？  
可巧我的花瓣子寶貴，  
你就來得比我還要早。  
你走得累，心裏可發慌？  
睡罷，花瓣子，我就是牀。  
這一路貓兒刺長得凶，

你脚上不又是血味腥；  
乖，別再哭得那樣傷心，  
要我對星子發誓，我肯！  
翻過來，我要你的酒渦，  
我嘴可冷了，你不難過？  
花瓣子，這一夜可依我，  
你想你是死了，讓我摸；  
可是我摸不會呢，你引，  
別羞，是我，有什麼要緊。  
乖，好容易我發一次狂，  
這一夜我得用黃金鑲！  
好吧，你倦了，慢點坐起，

靠着我，我聽你的喘氣。  
雞又叫了，你得要回家，  
我背着你背到三河汊，  
明兒天一亮就得起身，  
來吧，再叫我一聲好人。  
可是這一晚不許忘記，  
天蓋着我，天也蓋着你！

丁香花的葉子塗上油，  
天上的雲也繫上彩球。  
這夜夜我爬上這山岡，  
望花瓣子的那座村莊。



怎麼這長久不見她來，  
讓這條路白長上青苔，  
如今我的脚也是猩紅，  
再沒有花瓣子來傷心。  
黃家瀾我會發誓不走，  
三河汶也斷了我的路。  
可是我的心像着了狂，  
夜夜我跑上這座山崗。  
我的花瓣子，你該忘記，  
這裏只有我，可沒有你！

告 訴  
Dimitri

我愛你騎大白馬，  
身上綴一朵大花。  
帽子上豎一條毛，  
白白的又亮亮的；  
身上圍五條帶子，  
金子做成大紐子；  
下身穿的是馬褲，  
黃呢嵌黑色的邊；  
脚上一雙大鐵靴，

二十四五個小孔，  
每個孔上都繫住  
灰黃色的銅繩子，  
手上一付白手套，  
馬鞭也在你手裏。  
一條街上人看你，  
都說你是好將軍，  
說將軍臉子好看，  
額上一個小黑痣，  
兩頰燒得熱熱的，  
小鬍子上有點汗，  
眼睛珠子在直動，

好像要看什麼人

你要什麼人呢？

天，我的 Dmitri！

Hai-Alai

紅色的，棕色的，白色的，黑色的和深黃色的，  
橢圓的，橘子皮似的，尖的，燒焦似的，

正方的，長小鬍子的，長大肉瘤的，扁的，

東方老太婆，西方大賈，青年，

十六歲的女人，像神仙的，像鬼的，像獸類的——

一堆心臟的跳動！印度的心，馬來人的心，

安南的心，歐洲的心，斐列賓的心，雜種的心，

這裏整貫的心跳，跳到地上，跳在大壁板上，

跳在一粒用十九層厚布包裹的小球上，跳到人身上，——Acha, Cubano, Alberdi,

Larre, Prudunio, Uranga, Heriando, Ichaso. No. 1. No. 2, No. 3, No. 4, No. 5,

——這一秒鐘

蒸沸的水泡齊飛上鍋蓋的邊沿，一大屋

心臟也飛上了記錄板上的分數，

紅色發狂的，棕色發狂的，白色發狂的，黑色發狂的——

心臟又跳進烟裏，跳進音樂裏，靠牆壁靠大鐵絲網，

靠各色的花紙——“Crevant’s,” “Faithless,” “The Red Hand Co.”,

“Laughter in Hell,” “Red Condor,” “Pilsenser Beer,”

這大屋裝滿骨頭，裝滿頭髮，胭脂貼在殼上，紙烟燒焦了血管，每個數都

寫起宇宙大的形狀，宇宙是一萬，一千，一百，

十五，……跟着數目變，命運的計劃！

看不清天地，看不清人，人早變成馬，變成牛，變成狗，

中古的心臟跳在牛身上，近古的心臟跳在牛身上，  
狗身上，今天喲，這都市文化的心臟跳在人身！  
人變成數目，數目變成命運，變一萬，一千，一百，十五，心跳的估量，一張紙，黃的或是紅  
的！

靜一靜，天花板上正奏起城市的交響曲，

希望輪盤正跟上音樂的尾巴旋轉，

轉出喜，轉出怨，轉出風狂，轉出哀怨，

這哀怨便爬上十層的，二十層的，三十層的大廈，

又洒落在煤烟裏，敷上大都市臉上的胭脂！

看那高高的一閃閃的啓示——Shanghai

Electricity Light

多謝天，這大世紀裏脈搏的恩典！

一九三三，暮春，於上海。

## 疲憊者之歌

幾時我坐在熱道的林下，  
背上全是蠻女送我的花，  
珈琲染黑了我的唇牙，  
我手爪，腳趾裏全裝滿沙；  
從早晨到夜晚我不憂愁，  
我游泳唱歌，打椰實，吃紅茶，  
夜裏蠻女們嚼破舌尖，說  
她們的癡心話：  
唉，幾時我坐在熱道的林下！



幾時我能夠流下一兩行苦汗

（汗的交流織成工作的浪花。）

我有壯健的粗臂，長毛的手，

我有咬得下鐵甲蟲的齒牙，

從早到夜晚我不知悲傷，

我有個老婆，會種菜，會做竹藍，

星期那一天我們吃一點牛油，

夾上兩根臘腸：

唉，幾時我能流下一兩行苦汗！

唉，幾時我能流下一兩行苦汗！

看，每個早晨我從墳墓裏起來，

每個夜晚又向墳墓裏睡倒，

唉幾時我坐在熱道的林下！

一九三四，夏天，寫於彭溪嶼。

## 追傷志摩

我現在只能空空地記起了你，

正同你也只能空空地記起了我們；

你身後的寂寞原是件尋常的事，

傷心的是我們身前全有顆寂寞的心。

當你走的時候，你走了再不回頭，

人們都喊着說你變成神，變成星，

變成泰山上的彩霞，你死是奇蹟，

我知道你心上說我死了，完了，你們再不用費神。

如今你真走得遠了，不見你半個踪影，

每份記憶裏早疏遠了你，如同秋天樹葉落地；

你聽，在這深深的夜裏，可曾有一絲聲音——

「志摩，你走了，你走了真三年了，我記着你！」

給 T

把你比做一道山溪。

問你從那裏流來，

經過些什麼大森林，

看見些什麼飛禽，會唱的流鶯，

遇見過些什麼白石，大山岩

飄過幾瓣花，幾片落葉，

照過幾次斜陽，西山的幻霧，

流過幾座橋，幾家村莊，

載過幾回圓月，疏散的星光，

碰過幾個洗衣的女郎，

響過幾次吻，幾次飛沫的笑，

你告訴我，一齊告訴我，

小溪，你還流到那裏去？

加T比作小溪，小溪在他的臉上，在他的眼光裏，在他的不言語時的羞澀中。你們可以從我這

詩裏想像這一個人，說不定你們總有一天遇着他，在大樹林裏，在百花叢中，在小河旁，在星光底下，

小心着，不要喊他，他會輕輕的流走了。

一九三二年深秋，清華園。

# 他是走了

譯 Gibson 詩送夢家赴滬殺敵

他是走了。

我並不大清楚。

我僅僅知道

當他轉過身來

搖手作別的時候，

在那年青的眼睛裏

閃出一道奇突的光榮。

夕陽裏的紅亮使我昏眩了，

可是他已經走了。

## 獻詩三章

——譯 Yeats 詩——

(一)

假使我有天上綿繡的衣裳，  
再綴上黃金的和銀白的光，  
像夜晚白晝以及黃昏時候，  
這黑的藍的暗淡的衣裳，  
我一定把這衣裳舖在你的脚下；  
可是我這窮人，只有我的夢；  
我已把我的夢舖在你的脚下；



踩輕些吧，因為你正踩在我的夢上。

——Aedh wish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二)

一切不成形的破的東西，

一切毀棄的舊的東西，

大道旁邊小孩子的啼哭，

軋在路上笨重的大車，

拍在那凍僵的泥土上，

農人們沉重的步響——

這些全作踐了你的影子，

那正開在我心裏的薔薇。

這些醜東西的作踐嘞，

真是無可比的錯誤！

我遠遠地坐在一道綠的山岡，

我一心地要重造他們，

用泥土，用水，用青天，

再造起像一個金子的箱；

爲着你在我夢裏的影子，

那正開在我心裏的薔薇。

——Aedh tells of the rose in his heart.

(三)

這一點說不出的憐憫，

藏進在情人的心裏：

來往地做買賣的商人，  
天上在行旅的流雲，  
濕濕的又冷冷的飄風，  
靠近流着耗子灰的泉水，  
那一叢榛樹的陰影——  
這些全打擾我心上的人。

——Pity

## 螢 火 虫

螢火虫零零亂亂地飛，

那無用的光照不出一點東西，

它那微小的燈更使這夜沉黑了。

你是上帝造出來的廢物之一，

你絲毫並不美麗，

你雖則給天上的星子

帶在你小小的尾巴上，

你到底是一個平凡的昆虫。

你的尾巴實在駝着我的一點靈魂，

你像我的疲乏，

我的飄流和我的散漫！

## 兩條軌

今天在火車站送一位朋友，

火車裏伸出朋友的手；

那裏有房子，有牀，有窗戶，

我想他不會帶這些東西就走。

帶圓呢帽的人揮一揮紅旗，

這大東西到底就擺動了腿；

我眼前的房子沒有了，

剩下來祇地下睡着的兩條軌。

右二首詩係英國 Harriet Monroe 女士遊  
北平時所作，韋德于二月間譯于病牀上。

## 詩人歌德全人生的意義

今年爲德國詩人歌德 Goethe 之死後百年祭，歐洲諸國競爲紀念，德國且在魏瑪（Weimar）地方，新建一歌德圖書館，至爲宏豐。原歌德實爲文藝復興以後代表近世歐洲文明的第一人，荷馬代表希臘的文明，但丁代表中古理想的表現，莎士比亞代表文藝復興前後人類奔放與要求的現象，此後即爲歌德，而歌德更爲自覺地表現文藝復興以後人生的經過與解放，其生命之影響一直支配今日之歐洲文明，即斯賓格勒 *Spengler* 在其「西土沈淪論」Decline of the West 中稱近世歐洲文化爲浮士德文化。而其思想乃爲集斯賓挪沙 Spinoza 與萊布尼茲 Leibniz 二哲學說之大成，調和自然主義與活動主義的宇宙觀而成爲一人之偉大（即完形的宇宙論主張之起源）。故明瞭歌德即可明瞭近世以來人類心靈上之內幕，德學者 Korpé 說：歌德是近代生活之始祖。余此

文略談歌德全人生之意義，以爲今年紀念歌德者之發端。

什麼是生活的意義，這問題爲求了解起見，應先言之。生活本如謎，能將此謎解釋，卽得謎之現象的意義。這意義不但是瞭解謎之原理，且卽是構成謎之原理，因有許多矛盾衝突往往在一種意義之下得到了連貫。歌德生活中有許多矛盾是爲吾人不可瞭解的，然此矛盾中，自有其一貫，自有其線索。吾人研究歌德，亦卽從此現象解釋其生活之謎耳。有時生活意義是指生活的目的，若以此種概念來解釋歌德，便不恰當，並且也是歌德自己所不允許。歌德承認人生是偉大的表現，不在乎任何職業之目的，生活之價值卽在其本身。而歌德自己生活之意義亦確是如此。

吾人若先客觀地來看歌德全人生之經過，可給吾人之影響有三。（一）生命無窮的豐富，多方面都有強烈的表現。（二）生命的諧和，歌德在其複雜的多方面的發展中有其調和。（三）生命的矛盾，歌德一生卽以種種矛盾受盡痛苦而又促成其偉大。可以說無窮的豐富，一貫的諧和皆從其種種矛盾得來。生活的矛盾卽是構成歌德生命之謎。



的現象。

在生活上歌德有少年歌德與老年歌德之分。事實上本來有許多次不同的歌德！——學生時代，魏瑪時代，意大利研究時代，回國度晚年時代，各時代都有截然不同的生活。他是德國浪漫主義領袖，又是古典主義領袖，德國二大潮流都以他爲圭臬。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友誼上，或愛情上。因其有不斷的變化，朋友遂逐漸與他仳離，故歌德晚年非常寂寞，且感到平生有負心之痛，當時頗有人非難他，然其變化對於後代亦是極其有影響的。每一次變化便有人類的痕跡，也就有偉大的表現，或詩，或小說，或戲劇。其著作是多方面的，對文學上貢獻浪漫主義或古典主義之作品。對於世界的態度方面，他有極主觀時代，也有極客觀時代。前者如「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充滿了熱情，而其後之伊斐吉尼亞 *Iphigenia* 一劇，却是客觀的完形，晚年更注重實驗的自然。其前後之矛盾，往往判若兩人。

在每一時期每一事業中，無論是戀愛或是藝術與政事之研究中，他總是遺忘一切。

他以全部精神寄託在那一時期之每一事業中他的精神是全部傾注的由於各傾注的不同，就感到他的矛盾；然正因其全部傾注才成其偉大。浮士德有言：「將人生所賦有的一切，要在自己生活上得到了領略，」這正可說是歌德自己的要求，故歌德一生並非由初迷惑而漸入真理，實是每一時期實現人生之某種形態。他在意大利學畫後，他的戲劇散文皆如畫，都是注重造形（Plastic），且不僅影響及其文學，而且使他對於自然現象更有清楚的認識。

至於在社會活動方面，歌德之矛盾尤多。少年歌德是為人人所敬愛，無論女子或是朋友莫不受其迷惑，他待人是胸無城府，極其真誠，但至晚年，便變為嚴肅，有拒人千里的態度。在政治方面，他少時所作戲劇葛慈（Götz）臨死時之口號為自由，老年之口號則為秩序，秩序超越一切。戀愛方面，他有不少美麗的情人，其中最聰慧的為石坦因（Sophie）夫人，但歌德最後只娶一個毫不能了解而祇能與之生感官上關係的女子，他同其他情人們，始終不越友誼最高之界限。

除明瞭歌德生活呈獻矛盾狀態外，吾人當知他尙具有一種「逃走」的精神，以此  
之解決一切的矛盾，一切的煩苦。故維特雖自殺，而歌德則以逃走了之。其實他平生已  
有數次的逃走。最初爲萊布齊希 *Leipzig* 大學時代，生活頗爲放浪，因受病逃走回家，此  
爲第一次逃走。其次則爲戀一村女 *Frederick*，兩情俱濃，有婚姻之意，而歌德最後仍逃  
去之，此爲第二次負心的逃走。以後又與 *La Lili* 相戀，有第三次之逃走。以後到魏瑪，停  
止其一切浪漫行動，努力政治生活，使其地方物質進步，兵甲修鍊，鑛產開發，身兼百任，不  
辭勞瘁。此數十年他幾乎完全拋棄其詩人之生活，于是有名之第四次大逃走。卽自魏  
瑪逃走至意大利，離棄一切與石坦因夫人，在南歐度第二次之青春生活，狂享歡樂，開始  
寫浮士德。此時他有在羅馬終老之意，然他又覺不可在晚年過此享樂之日，乃第五次逃  
走，回到北歐，而開始其自然科學研究，在此，他遇到席勒 *Schiller*，訂交數十年，不時旅行  
外地，此後仍在小小戀愛中逃走。他每一次遇到煩苦，輒自然逃走，擺脫一切而開始其另  
一個生活。故歌德可說是作過「無數次的逃走」（借用志摩詩語）。先知此種生活上

逃走之線索，吾人便不難明瞭歌德全人生之啓示

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雖足代表歌德少年情感奔放之現象，然其結構之精巧亦甚不易，寓極高之熱情於極好之形式中。此可見歌德以爲發展亦必有形式。生活雖要有熱烈，亦須集中。雖有無窮的創造，然而又要有限制。歌德曾言，任何一種生命在其單細胞內已有模型，而此模型是發展的，而此發展又是只在形式裏的，故無窮之創造又寓於形式之中。此種無窮的形式卽是歌德自己重新發見所謂內在的定律。這兩方面，一爲無盡的要求，一爲不斷的限制，稱爲生命的呼吸，亦卽是節奏，或是精神存在的調和，故此矛盾不可分離。而吾人可知歌德之矛盾，爲一切生命應有之矛盾，而歌德之偉大，亦爲一般生命應養成之偉大。

又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其第一部愛好自然，溫柔敦厚，到忘我境界，最後乃出之於一死，此爲一端之結果；其後所作「葛慈」Götz 與「卜羅米修斯」Prometheus 乃爲極力反對自然，鬚髯爲一極自我主義之人，此兩種不同的矛盾，在歌德書中常見之。往

往在一詩中，他說有犧牲自己的快樂，但又說惟自我乃是人格上一種至高無上的愉悅。此種矛盾乃是歌德自己生命上所感受之痛苦，一種力量使其前進，但又一種力量使其完成。歌德平生有無窮無盡的慾望，這即是浮士德精神，但這精神便是悲劇的，因人生的一切均無所謂完成，如浮士德研究天下萬事萬物，但結果因其不可能而欲自殺，即其少罕維特之失望而死，亦因生活要求太熱烈而自殺，不死於愛亦當死於別處。真正的完正乃亦是死，而世界的實在本來就無所謂真正的完成。故歌德在此兩大矛盾力量中，終其身痛苦，亦終其身在此問題中（Problematic）。但歌德之問題與莎士比亞人生的問題不同，Hamlet 亦是有問題性的人，他懷疑人生，乃是在命運的糾紛，其痛苦乃偏重於其遭遇的一切（即劇中人物多有不幸的毀滅或做下一件不可避免的罪惡）。歌德之悲劇的問題乃在前進與矛盾之間，此兩方面皆為生命中之優點，而此二優點——發展與克制——不能調和，則無從解決，一生之悲痛即由於此。歌德「塔索」Tasso 一劇即代表此種問題之悲劇。浮士德為人類中理想的人物，求知之心太大，其與維特自殺同為前進

的悲劇故歌德之悲劇乃是稱爲無罪的悲劇。人生實太無一物可以寄託與留戀，浮士德與魔鬼訂約，說假使這世界上可以有使之留戀之物，他便變賣靈魂。此種靈魂上不安定的痛苦，乃是最可憐的悲劇，而又爲近世脫離上帝，失去大自然依賴以後所自身感到的痛苦。

總之，吾人習誦歌德生平詳細事蹟，則即感到一種人格破裂的現象，不調和，不統一。然而此老之八十歲之長生命中乃自有其一貫之完美，如一個音樂在其許多 *Dieterich* *mony*（不諧和）中自有其整個的 *harmony*（諧和）。德哲人尼采與瑞典詩人斯特林堡 *Strindberg* 皆具有極不調和的人格，然而我大詩人歌德則以其生命上許多傾向以一個進化的氣魄貫穿一切。他在許多錯誤的路上得到教訓。他能使其錯誤爲生命上所需要，如同全音樂中所不可缺少的參差的小調子。即其錯誤的戀愛亦可助之成一件正大的事業，故其逃走乃可說是錯誤的復返。他又能收回一切的錯誤成爲生命的中心，故他主張無所謂枉然的努力。浮士德中有語云，凡努力者皆宜解救之。

準上所言觀之歌德最後的人生觀卽以變一切錯誤而入於正道復以此解決其生命中之矛盾。肯定完成，亦肯定前進。只要努力，始可見出一個原則，此原則卽是將許多矛盾入於諧和，而全生命上之真正完成，其意義亦在於此矣。吾人瞭解歌德如此生命上之大努力，而觀察當時環境之變遷，則可知一二偉大生命的氣魄，足以影響一民族與國家之盛衰，今日國難如此之亟，吾願以歌德所啓示其全生命偉大的意義，爲一般青年努力之準的。

二十一年，二，於南京。

## 志摩 怎樣了

記得還是前年的秋天，志摩在南京教書。有一次他約好我們騎驢子上棲霞山看楓葉，但到那天他留在上海，後來只來了一封信，勸我們別急，總有一天會償這餐紅的宿願。去年棲霞山的葉子正紅的時候，志摩死在開山的巖下（我不知道開山的葉子又怎樣紅）。今年又是一個秋天，我來到北國，西北的楓樹已經紅夠了，可是志摩的宿願又怎樣呢？

志摩死了一年，這一年中間，許多人對於志摩各有不同的論調，好像志摩這人是蓋棺以後無從論定的。我想有許多人攻擊志摩，無非是對於他的生活有所不滿，因而說他的作品全不是充實的。而另外一些歡喜志摩的人，又說志摩的生活是十分使人愜意，所以他的作品也非常可喜。兩種不同的意見，使志摩的毀譽參半。那麼我們要真正明白志



摩這個人，只有研究他全生活的內容，至於詩——他唯一的貢獻——那不過是他的生活上隨時的表現罷了。

志摩是舊氣息很重而從事於新文學事業的一個人。在這裏我所說的舊，不一定是指時代或是一切屬於形式的思想，志摩的舊乃是一切心靈上與感官上所富寓的一種對於過往的虔敬與嗜好。雖則他狂喜青春，愛好新奇，窺探將來，但他也同樣愛好典型，撫摩陳迹，歡喜莊凝的不朽。我們略略接近志摩生活的人，不難知道他這一生的嗜好往往多沈浸在這思古的幽情裏面。他崇拜太戈爾，他崇拜哈代，這因為（他自己說）他歡喜他們以長久的經驗與觀察，而傳給我們一種純厚極古老的靈珠子。他從這古老的珠子裏，思索出許多人生的蘊味與結晶的智慧。以此智慧，他砌成他自己平日生活的牆壁。他的思想如同爬山虎，就爬住這牆壁向上長。因此他的作品也往往是用舊的氣息（甚至於外形）來從事他新的創造。他的新詩偏於注重形式，雖則這是他自己的主張和受西洋詩的影響，但他對於舊詩氣息的脫離不掉，也頗可窺見。他的生活不論是好是壞，可是

他一直有嚮往古人的意味。無一時一刻不給他自己放在古人的靈魂裏，也無一時一刻不憑藉古人去發展自己。單看他解釋濟慈的夜鶯歌，便可以知道他對於某一種意境之能深入。總之，他帶着思古的氣息過他的生活，試他的創作，這中間雖有許外地方不容易被現世人所瞭解，可是他這生活的全部精神已是十分可愛的。

至於另一些人毀謗志摩，那又是因為做人的基本觀念不同。那些人是大大承認古老是有價值的，即是新奇和將來於他們也不一定有意義。這些人的論調我們無須辯白，我不願意在我們這是非的世界裏談到我們的是非。志摩文學上的事業沒有達到他自己所願望的成功，那是無可諱言，但他這半生做人精神已是可貴。零外他待人處世那副熱腸，那樣真切，也不易得。我們失掉一個得用的東西，總都要記罣半天，除非是尋得一件和以前差不多的，心裏纔略為安慰些。但是尋不着的話呢，那在這淒漠的國度裏，誰又能禁止我們對於志摩的早死不加以惆悵？因此我十分哀痛地寫成此短文，並不怕將爲林語堂先生所笑。

## 再談志摩

並質吳宓先生

志摩之死。既有其友好痛悼爲文。以彰其生平者。至夥矣。顧念志摩一生。短短才三十七年。其足以使人置念者。乃其所著之數冊語體詩集而已。縱觀中國數千年文學之發展。其途徑本至繁雜。而往往與世運亦互爲升降。不知志摩在此種事業上。其地位果爲何等耶。原語體詩之興。乃源於文學改革。至今亦不過十餘年。其首先嘗試者胡適。繼作而有名者如康白情俞平伯等。此時所謂新詩。全不能脫舊詩詞氣息。雖有時頗覺新鮮。而造句寫境。有時則淺薄粗獷。蓋以其途新而出之。又易。一時青年。趨之若迷。稍後則因有人介紹日本俳句以及泰戈爾哲理詩。於是當時又有一種小詩運動。如冰心之繁星宗白華之流雲。乃其著者也。其末流乃至嗚啞。啞亦號爲詩。濫語污詞。咸稱典譎。惟以此種文字之標準。

太不能齊而好惡之見人各有說咸以其一己所嗜則隨心所欲國人對於文學既無一最高之判斷力。則是非妍醜自莫能定。故數年以前新詩之理論既無一定之解說。則作者自作。讀者自讀。詩與非詩。乃在題外。自志摩主編晨報副刊。每週出一詩刊。其格律音調乃至謹嚴。時人乃大譁。以方塊詩目之。且有人斥之曰。如此講究韻脚與格律。則投降文言詩可耳。何必曰新詩。然志摩努力不懈。其風所被。一時才智之士咸覺新詩如此不爲無望。民國十一二年時。吳宓先生在南京主編學衡。痛詆語體文學。尤置喙於所謂新詩者。且以爲語體詩之前途。只有失敗而無成功。其言至莊而其氣至厲。一時青年乃多陷入疑途。所謂新舊舉無所依。惟其無所依。而乃一歸之於任性。故當時語體詩更多尙情感之奔放。郭沫若之成名卽原乎此。此後多數青年則更喜取一派以自居。如微雨派。如唯美派。不講詩之實質。徒求其怪物而已。新詩之現象一亂如此。則明識之士自不難斷定其氣候之長短。然吾人平心靜氣論之。新詩確爲中國近年來接觸西洋文學以後的產物。如短篇小說獨幕劇皆是。惟西洋詩自有其音韻。自有其格律。自有其風格。吾人欲研究西洋詩。必先精於其文。

字的工具。茲事體大。匪可一覽而就。以西洋詩之音節韻調體裁。運用之於中國文字。是否可行。必先經過一番苦功研究。夫中國韻文之形式。除詩以外。已有賦有詞有曲有小令。吾人今日文字表現。是否以此爲不足。而必求其所謂新詩耶。且吾人既以舊體詩之音韻爲束縛矣。則所謂新詩之音韻。乃仍本之於古乎。抑另求之於方言乎。凡此種種。皆宜極端審慎考究。而我之友好中。志摩乃對此諸問題極欲下功夫之一人也。志摩之爲語體詩。迥異別人。一字之去取。一韻脚之考究。一體裁之設定。皆極不肯輕率從事。一時讀其詩者。多詬其用詞纖巧。或用字之堆砌。不知志摩之爲此。具有苦心。彼爲詩取法於英國十九世紀浪漫詩人。體裁與韻皆有所遵守。如其翡冷翠集中之海韻運命的邏輯。志摩的詩集中之蓋上幾張油紙不再是我的乖乖。猛虎集中之殘破哈代諸詩。吾人可以窺見其運西洋詩的體裁與氣息之奇巧與成熟。姑無論此種詩之實質何如。吾人已可知其爲一種最妙的語體韻文矣。自志摩詩第二集與聞一多死水出世。讀者多受其影響。其謹嚴之風格足以使一般青年有所會心。故近年來青年不復多執筆亂畫。寫長短句以自豪者。此種廓清奠定

之功。不能不歸之於志摩也。吳宓先生有悼志摩詩一律。其後序大意有云志摩善以西洋詩之格律入語體詩。而余則以之運用於中國舊詩中。蓋志摩與吳先生之方法與意見全不相同。而其態度則一。夫文學本無分新舊。實質之美亦無須視乎語體與文言。志摩之才。使其專爲舊詩。當不在杜牧之王漁洋下。卽今所遺留之數卷語體詩。已足使人發見其清瀟美妙之詩才。憶昔在滬侍陳散原先生談詩。散原先生謂彼對新詩不多過目。惟徐某之新詩似頗有線裝書氣味耳。蓋志摩之爲人。和平簡易。待人以誠。而淡於功利。本有線裝書氣息也。使其不死。在中國文學史上必有所獻。今爲此論。自以爲公。敢質之吳先生。諒不爲迂。

一九三一年歲終於南嶺。

## 女詩人米萊及其『再生』

以再生 Renaissance 一詩而成盛名之美國抒情派女詩人米萊 Edna St. Vincent Millay 生於一八九二年在買因 Maine 羅克蘭 Rookland 地方。她從小就在美國生長，進了瓦薩大學校 Vassar college 一九一七年畢業。她的家算是一個中產的家庭，她母親是當地一個小醫院的看護，也很能做詩，曾在當地教一些女孩子們做詩，但最成功的學生還算她自己的女兒這位文生小姐。（米萊的家裏人從小喊她文生 Vincent。）米萊還有兩個妹妹，也很聰明，但米萊自己卻生下來有一副野性。這一半由於她母親的嬌慣，一半也是她自己從小就在生活裏掙扎的結果，她的性格，如同她的詩，那樣男性的狂放而又堅強的氣質，是在美國女詩人中，也就在全世界女詩人中所可少見的。她在瓦薩讀書的時候，因為她的性情十分放肆，女生宿舍的舍監不許她住在裏面，她就每天從她的

家裏走上很多的路到學校去；還有瓦薩大學裏每個女學生應有的徽章學校當局也不肯給她，恐怕她在外面有不檢的行爲會和瓦薩學校的名譽有關，但這些恥辱米萊一齊無言的忍受，一直到一九一二年她這兩年多經營的長詩「再生」出版，給當時詩壇一個極大的驚奇，美國現代大批評家戴耳 Floyd Dell 也竭力稱讚她於是瓦薩大學趕緊開了一個慶祝會，慶祝這位年青女詩人的成功和瓦薩大學的榮譽，這位瓦薩大學的校長親自發給她許多年沒有讓她佩的徽章，可是這位再生的作者卻冷冷地答覆道：「先生，你該知道我是不在乎你們這些小小的情節啊！」

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她全家都上紐約去住，這中間她做過一次女伶，但沒有成功；憂鬱開始襲擊她，她十分感到苦悶，便也渡過些極其浪漫的生活；她曾住在一個二層樓上，每到夜晚有許多年青男子坐在樓底下，等她寫文章完畢後下來談話，並且每個人都希冀能得到她偶然的歡心；有時她覺得太疲倦了，就站在樓梯口朝下面說一聲：「孩子們，我太疲倦了，明晚會吧！」但這些極其浪漫的生活卻使她後來寫下不少極淒涼的商



韻體詩，她有一首在何時又爲什麼我的唇吻過那一些唇  
ased, and where, and why. 甚爲有名。 What lips my lips have ki-

在何時，又爲什麼，我的唇吻過那一些唇，

那一些手臂曾經放在我的頭底下

一直到天明，我統統忘掉了；但今晚的

雨吻，帶着多少鬼氣，它輕輕地太息似的

敲在玻璃上。像是傾聽一聲回答；

這時候在我心裏迴蕩起一層默痛

因爲這些忘掉的孩子，他們再不會

來向着我喊一聲，在那半夜的時候。

像在冬天裏站着一棵孤獨的樹，

它記不清有多少鳥雀漸漸地飛去了

但是它知道它的枝子比從前更靜些：

我也不能告訴出有多少愛走來又走去，

我僅僅知道夏天在我的心裏唱過

短短的一會兒，但是不再有聲息了。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在米萊的悵悵中反映出她這幾年的荒唐，也就因為她有一次自己宣讀這首詩，讓詩人 Robert Frost 譏笑她像是一個娼妓詩人，可是不管怎樣，米萊這類的詩是無疑地得到許多人的讚美，一九二〇年她印行第二冊詩集荆棘中的數枝無花果 A Few Figs from thistles 接着便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二個四月 Second Apr. 已，另外她也寫過不少的戲劇，一九二一年曾印行過三篇有名的劇本，一篇是兩個懶婦和一個皇帝 Two Slaters and a king，一篇是燈與鈴 The lamp and the Bell，一篇就

是反對戰爭的一篇獨幕劇亞利亞·達·加波 *Aria Da capo* 這中間她也用過許多假名寫一些小說，一九二四年她曾用過 *Nancy boy* 這假名寫過一本痛楚的談話 *Distressing Dialogue* 並且也翻譯過不少的詩歌。這一年她繼續出版織琴集 *The Harpweaver and the other Poems* 在這集子裏米萊所抒寫的不是像以前那樣鮮明的喜悅而又近於有意的輕蔑一切，乃是帶着悲苦的顏色訴說出對於種種的幻滅。愛情，她說，不是一種可滿足的，有時帶着不正的慾望，有時卻又帶着驕傲的嘲弄，人類最淒絕的痛苦就是能夠達到他們慾望以後的幻滅，這種轉變的情調使這部詩集成爲米萊最不平常的聲音。這裏二十二首商籟體的詩不但是米萊自己的代表作，也就是近代商籟體詩中最完美的作品。別憐憫我，我知道我不過是你的心裏的夏天，幾首都是讓人人傳誦的傑作，這以後她曾受過幾個雜誌的資助到歐洲旅行過一次，回國後就和她的好友 *Inez Milhols* 的前夫白希凡 *Boslyard* 結婚，白氏是一個商人，但米萊和他的結婚是很圓滿的。他們現在還住在紐約奧斯脫里茲附近的鄉下，最近的一本詩集不幸的會見 *Fatal*

Interview 這裏是她最近生活上的選作也更是她成熟的作品據美國文壇消息她在今年六七月間要到東方一遊，順便到日本中國，我希望我們能夠好好地看到我們這位近代的「女詩怪」。

米萊不僅僅以其抒情詩見長，即其反抗精神也是著名的熱烈，歐戰時她就激烈地反對過政府參加大戰，沙谷樊薩帝案發生在波士頓的時候，她寫過一篇麻塞洲中尋不着正義一詩頗為當時青年們注意，她在政治上熱烈的想望如同在她詩裏強熱的氣魄，都是為美國詩人所不曾見到的。

米萊的詩不能一定說屬於任何一派，但總要算美國新詩派之一；她並不像 Amy Lowell 等討論到新詩運動的方法及其種種，但她那新鮮與簡明的詩體乃自有牠自己的特點。她雖有許多極美極強烈的思想，而她抒寫出這些情緒的時候也並不怎樣暴露，縱使舊派詩人讀到這些新詩也很歡喜，她寫詩不一定讓韻律束縛，但她很自由地運用極平淡無奇的音節使她的智慧與美感油然地流出。讀她詩的人很容易從她形式的技

巧而注意到她所抒發的觀念與意境，而即在此觀念與意境裏可以找出這新世紀裏的所特有的純粹的精神。不歡喜她的人說這種精神不切實，太無顧忌甚至於不道德；歡喜她的人又說這種精神是勇敢的，獨立的，高潔的。但這兩派意見的人對於米萊詩本身敏捷的幽美都同加以一種喜悅的讚美。

我們尤其不能忘記米萊是在十八九歲的時候就能寫出「再生」那樣大氣魄的詩。她居然相信她的靈魂充滿全世界，她可以聽到「永恆的擺動」，但人類層層的痛苦與悲傷使她不能忍受，她就很舒服地逃到地底，想像她自己埋葬在冰冷的地下；然而她又記起她在世界上所遺留的美麗，這種記憶比她求舒適求安靜的心更來得鮮明，再來得有力，最後她再要求生。藉着一陣霖雨的下降她開始再伸出地面，重新發見一切的美。她說只有靈魂勇敢的人才可以做時間與空間的指使者，反之即為犧牲品。這種有力量的聲音發見在一個不到十九歲的女孩子作品裏而且一直為這世紀裏的重要代表作，實在是世界文壇上一件怪事，這首詩的開始如同一個小孩子沒有目的的唱歌，但它

一層一層地帶着平靜的光輝進展到最高點，這就真好像一個孩子在他天真的聰慧裏說出可怕的真理。除掉這首詩的全體氣魄而外，每個小段也有其單個的美。

米萊雖常住在紐約，但她老在格林威喬（Greenwich）村子裏居下很多的日子，這是美國許多藝術家遊息的地方，這兒一切歡喜與藝術自由地發展着；遠離一些因襲的暗淡，這種環境也給米萊詩中不少影響，她愛一切美的事物，她相信生命與美是不可分離的，她用着這求美的生命發揮在她的詩裏，她不討論犧牲，只需要自由；不討論義務而需要快樂；不討論順從而需要狂歡。她詩裏當然也有討論極深的題材，但不是陰沈的，而是華樂的；一種輕快的智慧使她相信生永遠比死好，全部的生比半部的生更好；她不愛沈默，也不歡喜深慮，她勇敢地說出一切她認為有趣味的題材。在她的詩裏女人對愛的訴說同男子一樣的坦白。她詩裏的女性，決不因爲被愛而恐懼，或是因失戀而啜泣，她們勇敢地求愛，她們大膽稱讚她們愛人的美，她們可以在愛的失望中而狂笑，她們可以在失敗後更去求愛。在織琴集裏，米萊抒寫許多愛情上的變化與變化的可能性，至於她對

於生命的意識同她對於愛的意識是關連的。她愛生命，因為生命裏有無窮的美，美是人生的義務，也就是每個生命自身必取之享樂。美並不是在每個抽象裏求得的，而在每個有定的事物上，她愛四季，她愛太陽的光，她愛各種香花的名字，她愛買因沿海岸上所嗅到的鹽氣，她愛羊身上的鈴鐺，她愛深夜裏聽到城市的聲音，她愛男女間的慕悅，她愛一切英雄的故事，她愛字的顏色，她愛音節的敲打，她更愛一切生命與美的愛護者，但是她常常認為這兩件東西——生命與美——是終于不免消滅的，因為太愛美與生命就知道這些並不能長存的，正因為不能長存的緣故，她就隨時隨地抓住她愛的實在，這些情緒讀者可以在『再生』詩裏看出一些來，下面是我給這篇詩譯成中文，當然沒有她原來的美，不過讀者已經會驚奇她這副勇敢的氣魄了！

## 再 生

在我所站立的地方望到的一切，

是三條長的山岡和一叢樹林；

我轉過來再望另一條路，  
又望見海灣裏有三座孤島，  
我就用我的眼追尋這  
天邊的一條線，清淡而且美麗，  
一次壁直的旋轉，等我再回到  
我所開始瞭望的地方；  
在我所站立的地方望到的一切，  
是三條長的山岡和一叢樹林，  
在這以外的我望不見；  
所包圍着我的就這一切；  
我並且可以用我的手碰到這些，  
就從我所站立的地方，我想。



忽然地一切的東西似乎變小  
我的呼吸也來得短促而且艱難，  
但是，天一定是很大的，我說，  
在我頭上有無窮無窮的遠；  
於是我就仰過身來睡倒，  
好讓我給天看一個飽。  
我儘看，但到最後  
天也似乎並不怎樣高。  
這片天，我說，一定有什麼地方完結，  
這確實得好，我就望到它的頂！  
而且這天，我想，也不一定弘大，  
我就可以用手碰到它！

舉起一隻手，我要嘗試，  
我可真碰着了，我呼喊。

我呼喊，——看，這大塊的無極

來臨而且降在我的身上；

它一把壓緊在我的心裏，

那一條無限的定義，

它在我眼前舉起一片玻璃

好讓我遲畏的眼光穿過

一直等到我必須望見

這無涯的宇宙展示；

它低低地告訴我一個字那聲音

使所有世界裏的空氣全變聾了，

它使我的耳聽清楚一切

太空中球體友誼的私語，

天幕上的輾軋，

永恆的滴響。

我看到我聽到。並且十分明白了

一切事物怎樣地又爲何地過去，

現在以及永久無涯，

這裂開見中軸的宇宙

呈露在我深察的意識裏，

我感到不適，我要欣然引出

可是不能——不但還一定需要毀滅。

這大地的傷痕，我就不能抽出

我的唇，等我一直吸完

所有的毒質——呵，可怕的典押！

因我付出我的全知，我又引起

靈魂上無窮的追悔。

一切罪惡是我犯的，一切

懲罰是我受的，一切怨恨的

膽汁也是我的，連每一個潛伏錯誤的

重量，躲在每個忌妒後面的恨

也全是我的，

貪妄是我的，誘惑是我的，

並且爲着這所有時候的悲哀

每個痛苦，我哀求一點慰藉，

用着各樣特異的希冀——

什麼哀求都是空的！我覺得好像

有一千個人民向無情的烈火裏爬，

每個生命的死亡——爲着這大衆的悲傷！

有一個人困倒在加普利島上；

他移轉他的眼睛來看到我；

我感到他的凝視。我聽到他的呻吟，

我深知他的飢餓，如同我自己一樣。

我望見在海裏有兩隻船撞沈，

在其中有一道模糊的海岸；

上天虐刑這千萬的呼號生靈；

每聲呼號都像要裂開我自己的喉頭。

我感到一切的傷楚，一切的死亡

都像是我自己的，每一聲最後哀泣的呼吸

也遇着那從我自己的憐憫裏

一聲回答的悲啼。

一切痛苦，一切懲罰，是我的；

像上帝一樣憐憫的心也是我的。

啊，真可怕的重量的重量！無限的大

來臨到這有限的我！

我痛苦的靈魂，像一鳥，

我聽到它打動我的唇；

然而這重量是緊緊地挨近我。

就近得再沒有一塊賸餘的地方。

也就在這樣重量之下，我承受着

死一樣的痛苦，但我不能死。

現在我安息在這地底；

一雙手臂放在眉尖上的冰涼，

頸底下呼吸的溫存；

一個如此愉快的死亡。

但不多時一大陣

憐憫的雨開始降落；

我靜聽一聲聲的雨蹄

打在我低低的葺茅的屋檐上；

這聲音好像使我

從來沒有這樣地悅耳。

因為這雨給在這地上爬緊的我

一種友誼的聲音；

真的，這樣友誼的聲音和面孔就十分稀有：

一個墳墓就是這樣安靜的。

這雨，我說，就來得這樣和善，

在我的新居上溫柔地細語。

我想一定要再活起來，

好讓我再吻到這雨點的手尖，

再讓這每根斜行的銀條



滲進我的眼睛；

讓我從這顆濕淋淋的蘋果樹上

嗅到一種新朝的芬芳的微風。

再一會兒這一陣雨就得停了，

一個日頭的大臉將要在這

雨浸的大地上發笑，

一直等這世界做一個媚臉，

一次歡娛的回笑，並且每個水珠

就要從它青草的頂上滾下來。

我怎能耐得住；埋在這兒，

這頭上的片天該就在這雨後

更來得青，更來得藍？

啊，各樣的顏色，各樣的形式，

可愛的美橫在我上面，

但我不會再望見了！

銀子的春天，金子的秋天，

我將也看不着了！

你們一切的魔術全睡了，

一切全深深地離你們，埋葬了！

呵，上帝，我喊，給我再活一次吧？

給我再放在這天的上面，

裝滿每片雲上的大鱈，

讓暴雨沖起一道瀑布，

好讓我自由，給我的墳墓洗去！

我停止了，但從一個無聲息的

回答裏，一陣遠處傳令的

急風吹下來低低的言語，

像一陣音樂走過我這微的祈禱的

弦索——又一大陣撕響！

在這一陣鞭韃着的野風的前面，

一天驚忙的烏雲堆起來

在太空裏塗成可怕的形狀，

像一陣黑浪，從天上奔下來的

暴雨打毀了我的墳墓。

我好像不大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我只知道忽然來了一陣  
不平凡的芳香，

像只附在極愉快的生物身上的；

又聽到好像一隻無靈的妖靈

唱出一曲自娛的歌，

瀰漫着一切的週遭，

一種快樂的意識復活了。

一顆小草伸到我的耳邊，

輕輕地低語，讓我聽見；

我感到這冰涼的雨爪

溫柔地從我的唇上刷過，

又善良地塗進我封閉的眼睛，

忽然一道黑夜掉下來

我的眼睛一切都看得清楚了，——

一顆濕淋淋的蘋果樹，

最後一根銀絲的雨，

一片更青更藍的天。

當我察看的時候，一道輕快的

風吹過來，帶過一陣

果園的氣息和馨香

撲上我的面來，——

我好像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我呼我的靈魂迴返到我自己。

呵，我就從地底逃上來，

一聲對地球的歡呼，那聲音  
是異樣的，像一個死過的人，  
再回生到這世上。

我的手臂挽住這樹林；

我緊抱着這塊土像一個瘋子；

我又高高地舉起手臂；

我向太空狂笑又狂笑，

等到我的喉頭襲來一陣

奇異的悲哽，

心上一大陣怔忡，

送來兩眶急速的淚水；

上帝，（我哭了，）再沒有黑暗

來遮住我了遮住

你光輝的全體！

你也再不能跨過這些小艸，

但我的利眼可以看見你行走。

也無須說話，雖則是靜靜的，

但是我沈重的聲音可以回答你。

我明白了這條道路

告訴你即是每天從涼快的黃昏裏走過來；

上帝，我可以拿開這些小草，

我給我的手尖放到你的心裏！

這世界站在兩旁，

但也不能比這顆心更寬；

青天橫着在這世界的上面，——

但也不能比這靈魂更來得高。

這顆心可以輕易地用一隻手

分開這大海與陸地；

這靈魂可劃分青天，

使上帝的面孔照臨一切。

但這東方與西方呵，可就要壓緊那一顆心，

那是沒有力量給它們分開的；

只有這清明的靈魂——上天

也漸漸地在他面前馴服了。



## 再來一次

John Galsworthy 原作

她給身邊的小孩輕踢一下就驚醒了，她把他的兩臂伸直在胸上，呆呆地仰望著那污穢的天花板。四月間晨光從一個僅賸下半截用洋紗圍着的窗戶射進來，顯得這小房子十分灰淡，這很像這條街上其他的房子一樣，為希望所屏棄的。裏面沒有一樣值錢的或美麗的東西，除掉那紫楊柳條子邊的籃子裏所餘下來的一束紫羅蘭花。

這小孩子就因為他母親胸部同臂部的溫暖而重新入睡了，他那小毛頭就抵在媽媽的頸窩裏，媽媽的頭就擺在那小毛頭上面，那副面孔就像一個小妖精一樣。

兩天以前她的丈夫離開了她，時說他——不回家，但這並不使她怎樣驚愕，因為像一個年紀青青的就受痛苦的人所有的聰明，她已經老早就計算好有他和沒有他的運道了。她在她們賣花的職業上常找到比她丈夫所賺的更多的錢；有時候一個過路的少爺

看到她那瘦倦而美好的面孔，又讓那背上的小孩壓得灣灣的，就不由得不給她一個昂貴的價錢。她的丈夫，就這樣常常從她身邊拿出比她平日拿他的更多的一筆錢，而且他會同樣地離開過她兩次，又回來過兩次。這時候她的心靈裏又橫起另外一個發現：頭一天下午，她疲乏極了走回家，在路上看見她丈夫坐在公共汽車裏，一隻手盤着一個女人的腰際，她心裏馬上起一陣火，就帶着花籃子和小孩兒奔着去趕，但車子開得太快，一會兒她就落後了。回到家來急忙燒起火，心裏想着她丈夫和別一個女人在一起。火滅了，她爬上床，還一直在那兒想，那兒聽，一陣陣的冷使她戰慄，她很明白她丈夫現在的去處，她想她能給這件事隱藏得不說開來嗎？這一夜她就屏除一切爲這事想來想去。

房間裏亮了；她爬起床來，在一個破鏡子裏照照她自己，假使她曾經知道她自己的美麗，這幾年來她同這位丈夫的生活，又常常受苛待，沒有好衣服穿，時時覺得不寬裕，這些已使她失去對自己的美感了。她想她丈夫用手圍住的女人養得十分好而且帽子上還有些羽毛。在那鏡子裏她勉強要找出自己有什麼好的地方，可比得那豐腴的腮和那

美麗的羽毛，可是非常失望地她發見自己的腮上沒有一點動人的顏色，她很慘！轉過身，她點着火抱起她的孩子來喂奶，她的赤腳向着火，她的孩子的小嘴在她的胸前動動的，這是從她看見她丈夫坐在公共汽車後第一次有點溫暖的感覺。對於她這樣努力於生存的人也是有些企頭可以使她不知不覺地就消除她對丈夫的忌妒，她便想起一點點歡愉的回憶，就在頭一天下午，一個少爺走進他的花園門口，拿出半個克郎在她的籃子裏買去一束紫羅蘭花。他那時爲什麼看着她笑，又給她那半個克郎？這小孩子的小嘴在媽胸前一吮一吮地，媽的溫暖的感覺越來越多，後來簡直就有點興奮。他爲什麼要望她望得那麼久，又爲什麼要笑——除非他想她長得好！一會兒這小孩吸吮停了，她那興奮的感覺也就沒有了。她給小孩包好放在床上，無精打采地在洗衣，她實在有一個很熱烈的想望使她自己比那帶羽毛的女人更漂亮，就沒有一個少爺肯去對『她』丟個眼色，縱使『她』不會典當她的衣服，她的小腦子裏就爲這思慮凝結，爲這忌妒燃燒，又爲這衣服問題騷動看。這牆上釘着兩個衣釘——這是她所有的衣櫥——一件破裙子，一

條破線衫，一頂黑色的草帽。她披上一件襯衣，就走去。看這幾件衣服，她好像從這衣服感到一種嘲笑。三個星期以前，她會典當過她頂好的一件衣服，一共得到四先令和六個便士。這錢拿來修理她丈夫爲雨打壞了的花房。她是當去她自己的美爲着她丈夫有追求另一個女人的機會。從一個她祕密收藏金錢的地方，她揀取一張當票夾在嘴裏；又從破衣底下一個小缺口的杯子裏取出那位少爺所給她的半個克郎和十個便士。這是她所有一切，而且這星期的租費就靠着她。她周圍看看房子，她的毛毯已經當掉，現在除掉一個圍巾以外沒有更多可以當的。那圍巾很厚，值到十八個便士；帶利息三個便士。她還需要五個便士來贖她的衣服。她跑到花籃子旁邊去，舉起那塊污垢的花囊；花枝上已經朽壞了。昨天一夜，晚她在生氣和不甯的情緒中，她竟忘記用水澆花。她坐在床上，有一刻多鐘一點兒也不動，比平時更其像一個小妖精的模形。她那短小的象牙色的臉，黑眼睛，直眉毛和緊閉的紅唇。她忽然地站起來；脫掉她的內衣，她細細一檢驗，沒有一個洞。她就給這內衣輕輕地包在圍巾裏，她穿上毛衫和裙子，戴上那頂黑帽子，拿起一張當票，同那

一點錢，她走下那骯髒的樓梯，寒地出去了。

她走到那一家小鋪子裏，那地就像是她宇宙的中心。裏面沒有人，大門剛剛才開；她在那兒蠢蠢地等候着，在一大堆貨物當中，這些貨物都是偷偷地從各人身上包出來售賣的。店主從裏面窗子瞧見他，他是一個黑而粗壯的人，他一雙銳利的眼睛（裏面又好像有一個諂媚的實在）馬上就注意那條圍巾。

『我從前當過這件衣服，我想，十八個便士，是不是！』他從那包袱裏拿出她的內衣，他仔細看，那是一件很平常很厚的內衣，並且沒有繒邊；但還算是很新的。『這個算六個便士，還扣半個便士做洗費。』但馬上他又好像讓一種交易上的好意所感動，他又說：『讓你自己扣除吧！』她伸出她一雙小粗糙的手，同那一點錢和當票，他又詳細地算上一算，他說：『兩下一抵，我還找你兩個便士。』

她拿着這兩個便士同她的衣服走回家，她披上這剛贖來的衣服在身上，一半兒爲着取暖，大原因還是爲着那長着好腮子的女人。她理光她的頭髮，擦擦她那凍紅色的臉，

就給她孩子交給一個樓廂了，的女人她又走到那天公共汽車所去過的那條路上去她心裏苦苦的，一直再希望遇到那女人，能找一個機會向她同自己的丈夫報仇，這一大早就走來走去，時常有一兩個青年人走過來同她打招呼，要談一點話；但是他們馬上就停止了，就像她的臉上有什麼可以阻止他們的善意的樣子。她花兩個便士買了兩貫臘腸充饑，走回家，喂喂孩子，又走出來。已經是下午了，她仍然是走來走去，老存着那麼個心，而且時常對幾個過路的男人發笑。她笑的是爲着什麼也並不十分清楚，同時也沒有人敢回答她這副冷酷的慘笑。但是這些男人們也並不缺少給她一種奇特的愉快，她就像從每個男子找到報仇的對象。一大陣風忽然吹來滿天雲，花園裏的番紅花都在風裏搖動，有些屋子裏小白鴿子在那兒咕咕的叫，一切人都像十分快樂，只有這位媳婦天天在這公共汽車走過的道上走來走去，春天就這樣枉然爲她過去的。

五點鐘的時候，她讓另一種要報仇的動機鼓動，就向一條歧路上走去，這條路朝着一個小白屋子，那是她昨天看見那位少爺走進去的，她十分不安的按着開門鈴，用一種

受寒受得蒼老的賣花的喉音說出她要見見這位『少爺』那位女僕進去討口氣的時候，她就在大廳裏等候，廳上有一面大鏡子，但她並不會照一照自己，就用一雙大眼睛釘在地下。

她被請進一間房子裏去，很亮，很溫暖，比她以前所進去的屋子都奇異些；她感到像一大盆聖誕布丁放置在她的面前，軟軟的，黑黑的，豐厚厚的。牆壁和柱子全是白色的，有紫銅色天鵝絨的窗簾，有金字色的像框。

她走進去一路笑，像遇到那路上的人一樣。但她的笑臉馬上就停止了。有一位太太坐在這白沙發上，她很想馬上走出去，因為她怕有人發現在她的新衣底下沒有一件襯衣，這位少爺請她坐，她就坐下來告訴他們她的花房被毀了，她還欠一星期的租錢，她的丈夫丟開她和孩子在家裏，她說話的時候，她馬上又覺得這並不是她要來所說的。他們可是老釘着她問，像他們完全不懂她的那樣子。她又忽然地告訴他們她的丈夫同別一個女人走開了，當她說這話時，那位太太做了一點聲，像是完全懂了，而且給她惋惜，她皺

述她如何地看見她丈夫同那女人坐在車子裏並且那女人有多麼好看的一雙小耳朵。這位少爺心裏有點害怕，他不知道他能給她做什麼：她真要離開她丈夫嗎？她馬上說：『自然，我再不能和他同居在一起。』那位太太坐在沙發上喃喃地說：『不，不，自然不要呵！』少爺又問她到底預備怎樣做，她一時不做聲，只朝着地毯看。這時候再他們都在心裏想：她是爲着錢來的，這位紳士拿出一鎊錢，『這個也許能幫助他一點。』她搖了一下，又拿着這一鎊錢拿得很緊，現在他們好像要她快出去才好，她就站起來，走到門口去，這位少爺陪她走，當她關門的時候，他又笑了一笑，她並沒有回笑，因爲她這次已明白這位公子昨天的笑僅爲了一點好心；這樣一想她心裏就難受，報仇的心理也就去掉一大半。

她回家了，手裏還緊握着那一塊沒有換掉的一鎊錢。她覺得十分疲乏，不能喂她的孩子。她點着火坐在旁邊，那時剛六點，天也剛黑，兩次了，他都在出去後第三天回來，也就在這時候。假使他現在回來呢！

她對着火蹲伏着，天更黑了。她朝着這小孩子看着。小孩子是睡着了，那小拳頭抵在



腮上她生一生火，再走出去，上那條公共汽車走過的路。

有兩三個人向她停住，但她不會對他們笑，他們也就走開了。外面十分冷，但她一點也不覺得。她只用眼睛釘住往來的大貨車和公共汽車。一輛開過來的車子在很遠的地方她就用眼睛搜尋，一直等牠過去很遠，她還從那小黑草帽的底下瞟，但她所要尋的東西始終沒有發見。在這樣汽車狂吼的當中，以及一切燈光與暗影紛亂的底下，她忽然想起她的孩子，她又快地走回去了。她到家沒有脫衣就倒在牀上，假使她算是一個小妖精，她一定比平常更其睡得熟些，她那長長的睫毛拖到腮上，她的唇稍微分開，在夢裏她緊握着兩手呻吟着，在半夜裏，她醒來了。

從爐子裏殘廢的火尖裏，她看見她的丈夫走過牀邊，他沒有講話也沒有望她，只坐在火面前脫靴子。她看見丈夫那副安閑的樣子十分生氣，他居然隨便任他性子就可以回到家來——他到過那樣的地方，做過那樣的事——這個！但是他講不出話，她想不到一句頂凶的話來出氣。已經三天了——她這樣在街上走過——走過——難受過

——他就這樣的脫下他的靴子。她偷偷地爬起牀，望着她丈夫在動作。假如她要開口，那一定是一聲嘶，或是啼哭也可以解解悶氣，她仍然不講話，也不望她，她看見他在靠椅上溜下來，像要跌到火裏去一樣。她想最好，就讓他燒死，這個——！一個壞字眼在她的頭腦裏，但她又說不出來，她看着他的身體駝在一起，她也聽到他在夢裏鋸牙齒的聲音，這聲音給她一種愉快！過一會兒他的聲音停止了，她也安靜一些，他睡着了嗎？他居然也能睡着了，她越想越氣，她發出一點聲音，但他並未驚醒，只用腳踢了一下，一支臘燭的餘燼掉在地下，一切都沉靜了。她爬到牀邊去，灣着腰，她俯下去，她的臉擰在兩臂中間，剛剛靠在他身體的上面。她距離得他這樣近，她的手就像可以抓住並且扭彎他的背心，她在夢幻裏好像做過她要做的事，用她的眼睛注視着他的眼睛，用她的牙齒咬緊他的額頭——她做得這樣入神，像滿嘴都是血。她忽然退縮起來，她的臉埋伏到他的手彎裏，在這一塊小破被頭上面。她就這樣過去好幾分鐘，像一隻野貓蹲在樹枝上一樣。忽然有一陣很淒楚的痛苦潛進她的心裏，她想起第一天夜裏她們倆如何地走進這房子裏來，她記清楚

他的吻這，樣她的喉頭有一陣低小的聲音她不再想要撕破他咬，痛他就馬上抬起她的臉，他仍然沒有動。她可以看見他的腮和下巴的輪廓，看不見鬍子，像一個小孩子的臉，他又睡得那樣靜，像死去一樣，她覺得有一點冷，又有一點畏懼，怎麼這時候就這樣靜呢？她甚至於不能聽到他的呼吸，她溜到地板上來，丈夫的眼睛睜開了，一點兒顏色也沒有，儘望着爐子裏的火。他的兩腮縮下去了，他的唇也一點血絲都沒有，他的嘴唇微動着，有點像在失望的戰慄；他原來沒有死！他就像上兩次一樣，又凍又餓回到家來。他的臉現在一點也不動聲色地望着她，但她的牙齒咬着她的下唇，這就是他又這樣再回到家裏來！

爐子裏最後一點火灰又微微地燃着了，他回過頭來向她看，在微弱的燈光底下，他的眼睛如同他孩子的一樣，他像在要求她一點事情，又像十分失望似的，他的一切戰慄的樣子都像在十分失望似的。他的嘴裏喃喃地一會兒，但他的戰抖阻住他講話，但那喃喃的聲音在她聽來像是她孩子一樣，那聲音使她心裏的憤恨去掉一大半，她捧住他的臉，放在她的懷裏，用她的手臂緊緊的抱住他；火星燒完了，她仍然在擁抱着他，輕輕的在

親暱着的搖着他，她是再來一次給了他像她給與她孩子一樣的溫暖了！

## 蕭閔宇君墓誌銘

己○已○之○秋○。余○適○以○疾○幽○居○家○園○鬱○結○無○所○向○。乃○忽○得○張○夢○雲○書○。言○吾○悲○民○以○重○陽○前○一○日○死○矣○。嗚○呼○悲○民○其○真○無○一○言○貽○我○而○長○逝○耶○。君○諱○閔○宇○字○悲○民○先○世○無○錫○人○祖○傳○祺○經○商○來○爪○哇○遂○以○家○焉○。父○傳○鼎○經○營○益○盛○。貿易○甲○於○南○洋○。君○生○而○穎○異○好○讀○書○。父○祖○責○以○承○家○業○。君○苦○之○請○于○父○願○隻○身○赴○美○。時○方○年○十○三○齡○耳○。父○奇○之○遺○貲○往○居○。九○年○以○父○喪○歸○歸○而○悉○舉○鉅○產○分○諸○昆○弟○而○獨○持○薄○金○志○以○讀○書○終○身○。初○君○在○美○讀○于○西○部○司○垣○佛○大○學○。業○未○終○而○適○歸○。又○以○離○祖○國○久○乃○移○其○學○籍○來○南○京○。讀○於○中○央○大○學○。居○半○年○意○殊○不○懌○。復○欲○東○渡○而○君○之○疾○作○矣○。君○性○超○卓○。治○西○方○文○學○。極○博○洽○淵○厚○。洞○明○流○別○而○剖○辯○其○高○下○。復○通○拉○丁○梵○文○。凡○希○臘○羅○馬○印○度○先○哲○古○籍○。莫○不○浸○淫○有○深○得○。印○度○詩○人○大○戈○爾○。應○美○各○大○學○講○聘○。君○遇○之○於○舊○金○山○。譚○論○微○妙○。太○氏○大○驚○。後○復○致○君○書○數○十○通○。皆○論○優○婆○尼○沙○曇○經○旨○也○。君○尤○嗜○柏○拉○圖○語○彙○。謂○

其文章雅潔精妙絕今古。君在美。賃屋于芝加哥之郊。嘗懸柏拉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及太戈爾四人像壁上。號四髯室。曰聊志所歎而已。其情趣多類此。余識君以去年秋。君不善華語。尤不能讀中國書籍。嘗以爲恨。然君數語。余凡上古大哲言行。多極高詣妙。蓋以其思慮淳一。無所憑藉。縱其銳想。覃精獨創。後代人讀前輩書愈多。往往思想亦愈繁累。盜竊因襲。多不足覽。故中世以降。遂無復偉人出焉。以是擬之中國周秦古代文章。其純美之意。在西儒籍中。未嘗不可冥搜而合也。余敬君而君亦喜就余。君爲人溫和有法。性孝友。父喪哀毀不欲生。集其父手函一帙。常泣啓示。余嗚呼。君之死。師友咸以爲悲。而惜其才之不可再得。願有以君不通祖國文字而恣爲訾詆者。余惟學者之心。無文字畛域之分。往往有高談心性。侈說禮教。一以排除異說爲己任。其振振有辭。莫不儼然吾邦君子也。然窺見其內行。多不足式。或一旦喪其所守。卑醜至不可說。夫心境之不修。陶養之不美。操守之不堅。而特矜矜然以文字言說自立異者。視吾悲民。多可愧也。君未婚。卒年二十有四。君之柩以其遺屬將于某月日卜葬于棲霞山之原。夢雲哭之哀。爲之營葬事。而以銘屬于余。銘曰。

惟。古。有。人。惟。君。思。之。惟。古。有。心。惟。君。知。之。君。生。也。則。誦。其。詞。君。死。也。其。從。古。之。人。以。嬉。烏。乎。  
棲。霞。之。阿。實。妥。君。遺。我。銘。君。藏。我。心。滋。悲。

陳伯嚴先生曰雋永美妙在今日得見後進此文恨不能與其鄉馬通伯先生同爲擊節  
胡淵如先生曰文有法度寫處光采弈弈照人其人之情趣思想一一如見此君得此文  
爲不死矣銘語尤高

## 金陵紀行

發宜城至江甯。不滿八百里。計程航輪。一日夜可達。自兵事起。江輪多爲有力者所使。於是行旅者苦之。今年秋八月。鄂師東下。軍於皖之西。使揚言曰。我軍之東。完北伐也。又曰。我湘鄂之饑軍也。來就食於安慶。無他志。宜城之民。乃大疑。執政者率其僚屬。星夜奔鳩江。凡百舟輪。齊載東下。雖漁艇鮮有免者。時余將來江甯。友人李君讀於日本之東京。亦滯於宜城。日引領望。冀有舟下駛。然終不可得。秋節後二日。余行志益堅。李君亦急不可待。晨夕問舟於江上。一日得一小艇。蓋郵船也。將下止鳩江。大喜出望外。遂以是夜登舟。舟之長可丈餘。舟子利其機也。故昂其值。然來者二十餘人。咸聚一艙。無隙地。舟行迂緩。放乎中流。益震蕩顛播。舟中人皆大嘔穢臭。不可聞。一日夜抵縱陽。清晨遠望漢武帝射蛟台。巨石嶙峋。日光承其上。赭赤如丹華。而連城諸山。屏列逶迤。含雲著翠。半雜青紫。白鶴峯小閣子。巋然立湖



上。烟。柳。圍。之。昔。劉。海。峯。先。生。讀。書。處。也。桐。城。山。水。之。秀。鍾。于。樅。陽。從。舟。上。望。之。益。愛。其。明。媚。  
憑。臨。不。忍。舍。去。舟。行。多。傍。岸。岸。多。長。蘆。綿。亘。十。餘。里。往。往。怪。禽。棲。之。入。暮。啼。聲。悽。惋。不。忍。卒。  
聽。又。每。見。小。村。隱。密。林。間。村。中。人。怡。然。自。足。往。往。與。史。籍。所。狀。上。古。民。生。相。似。舟。來。村。童。譁。  
出。笑。指。小。犬。亦。犇。來。狂。吠。意。者。村。中。人。當。不。知。時。事。之。變。亟。如。此。一。晨。艤。舟。土。橋。得。登。岸。稍。  
舒。駢。擠。之。苦。時。日。中。酷。暑。日。光。東。西。臨。之。舟。上。板。熱。幾。炙。手。舟。中。人。多。憑。坐。假。寐。鼾。聲。煩。惡。  
頗。厭。鷺。雜。與。處。固。不。異。李。君。抑。鬱。無。聊。輒。長。吟。所。記。陳。后。山。詩。數。十。首。或。取。小。泉。八。雲。集。  
展。誦。之。舟。人。亦。厭。其。擾。余。則。自。舟。中。一。老。者。假。得。散。原。精。舍。詩。誦。之。用。以。自。娛。會。心。處。亦。往。  
往。忘。其。所。苦。夜。中。則。江。風。悽。寒。月。溯。碧。空。光。照。流。波。如。萬。千。白。練。兩。岸。林。巒。微。茫。莫。辨。舟。底。  
水。汨。汨。作。聲。絮。絮。若。家。人。對。語。余。與。李。君。危。坐。船。首。長。話。永。夜。不。覺。零。露。之。霑。衣。也。一。夜。行。  
經。蘆。港。江。闊。波。湧。風。勢。險。勁。遠。聞。岸。上。犬。吠。狂。沸。婦。孺。哭。聲。及。男。子。呼。嘯。聲。齊。作。鎗。聲。斷。續。  
可。聽。舟。子。張。帆。速。行。舟。中。人。惶。恐。屏。息。暗。不。能。聲。余。亦。汗。涔。涔。下。時。月。已。沈。西。殘。星。在。天。遠。  
山。隱。約。作。吞。噬。搏。人。狀。環。視。幽。黑。四。野。闌。寥。獨。水。聲。泠。泠。作。清。響。似。茫。茫。宇。宙。已。無。復。人。類。

存者益令人驚悸無已。黎明抵鳩江，衆大樂慶得更生。次晨遂登小輪來江甯，凡六日。

骨重思清慮周藻密其寫景處深得水經注之遺起結尤駸駸入古

## 讀莊子

吾讀莊子至天下篇。嘗怪荀卿非十二子。毀及子思孟軻。而莊生之辯諸子。獨不及鄒魯之士。豈其識殆有勝歟。王應麟困學紀聞。稱韓詩外傳止十子。遂疑子思孟軻乃韓非李斯所增益。噫。小儒之以成見妄測古人。何其鑿耶。韓詩外傳成於漢武帝時。時方推尊孔子。罷黜百家。嬰之所錄。不存子思孟軻也。固宜。又安得據以疑卿原書。蓋卿之性狷。以繫忿于戰國昏濁之世。百家雜說競起。欺惑愚衆。喬宇鬼瑣。而假竊仁義者。更爲私利以禍家國。故其詞益激。若谿刻。並加非斥。何有乎子思孟軻。惟其詞激。故其志悲。若夫莊生之意也。以爲道之本末精粗一貫。得其本原。則粗末者自不能外。而當世之學者。務求其粗末。以相誇示。然墨子宋鈃彭蒙之徒。退讓淡泊。稍近於道。故述而論其是非。闢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是已然。與莊生之弘大而辟深閔。而肆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敖倪于萬物者。蓋猶有間也。昔孔子語子夏。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發于內之不容已。及其至也。遂塞乎天地之間。莊生

之兢兢致辨于明于本數係于末度。概歎乎古之至人配神明。臨天地之德而憂。夫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旨鬱而不發。偏曲之士多一察以自好。後世之學者將不幸不見天地之純。是其意也。蓋探夫禮樂之原之義焉。知止於其所不知。與天下同休乎天鈞。不離乎本宗。不啓天下以險測之機。畢羅萬物無所不可。是亦莊生所謂通禮意之說矣。莊周之學與荀子同出于子夏。故荀卿之言詩禮也。使人敬而畏。懷于中而肅于外。莊生之言禮樂也。洞達本原之意也。其言曠其辭諛詭。將使人迷其所指。荀卿之言也。觀其弊而正其末。失莊周之言也。觀其弊而思其本宗。本宗之旨。惟上智之士始相解於無形。而於空曲交會之中。其心相冥焉。而無貳。下智之士無所用其辯焉。故孟子闢楊墨不及老子。莊周論諸子而不及鄒魯之士。其心正同。而淺識之士且曰。老氏者楊墨所自出。故孟子闷楊墨不必及老子。是其鑿也。與王應麟氏之爲荀卿辨。奚以異。抑吾觀馬端臨氏有言。莊生時六籍未經燬。其書具在也。而周以爲後世之士將不幸而不見天地之純。似逆知坑焚之禍而深悲之。夫莊生之悲。未必如馬氏所云。而謂天地之純者。亦卽本宗之義云耳。馬氏所言。蓋其粗末。然吾讀西漢。

史及反觀莊子駢姆以下諸篇所載。往往覺有可味者。西漢諸儒自武帝以降。多虛僞詐飾。公孫宏其尤者也。一時所號爲循吏。如黃霸之倫。咸僞飾瑞異。以要上寵。上下之所奉育。學風之所震播。巧詐日盛。降及叔世。廉潔道喪。而是非之大限以泯。王莽乘其機。以篡漢室。莊生所稱並斗斛符璽仁義而竊之者。莽無一而不具焉。方是時楊雄劉歆諸大儒。方輔弼之而不知愧。而太學諸生。且伏廊廟以誦莽德。朝野之間。無一介之士與之爭。莊生曰。所謂知者。有不謂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夫以數百年假竊仁義之教養。其末也。徒使一大盜負篋擔囊而趨。噫。役之佞。啍啍之意。足以亂天下也。如此。以馬氏之言觀之。則莽之竊國。莊生蓋亦逆知之乎。駢姆以下諸篇自爲一體。吳氏澄謂爲周秦間文士所作。今頗不能定。然吾疑周之門人。嘗親得其談說所及而書之。蓋概乎皆嘗有聞者也。友人張君謂昔靜安王先生亦曾爲是言。今觀堂集中不載。聊志之。並以所得于莊荀二氏間者書于篇。以質諸淹雅君子。

目銛手辣識邁羣倫是緣確有義蘊非苟爲炳炳烺烺者

## 致張君書

前聞君邁言。足下已入黎明暉氏所創歌舞專門學校。今晨接手書。三復諷誦。感佩無已。足下以音樂爲化民成俗之根源。且以小戴記樂記篇相印證。其義至永。謹敢申其說焉。人之羣處。其心相通。通於善則和。通於惡則戾。善者好惡喜怒發而中節。惡者性制于情。情制于物。故動足以爲害而致亂。先民惡其然也。旣制之禮。復爲之樂。備其儀節。詳其制度。和其音律。存善去惡。以求純乎中正。合乎人情。誠欲使天下之人。步其規矩。循其次第。進而求焉。則其唱和清濁。咏歎發揚之情。與夫曲直繁瘠。廉肉之節。皆足以感發其性情。興起于不覺。而權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乖戾之氣。惰慢之心。悉消散於無形。然後風之所被。萬物咸理。故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而操縵博依。雜服諸節。皆所以爲振興鼓舞之方。而整齊嚴肅之意。雍容涵養之樂。胥在是矣。且性之發也爲德。德不可見而

象之爲樂，故曰樂者德之華也。唯人之性相通，故播之于聲音，皆足以招其和氣而化其淫佚。使四海之內自然訴合于無間，相敬而無相襲也。故樂記曰：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平和，移風易俗。天下皆甯。蓋化民成俗之道，于是乎盡矣。孔門之學也。詩禮爲先，語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誠以不先養其性情而辨其好惡，則無以發其懽欣之趣，啓其樂業之心。而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其於化成也難矣。古者樂爲六藝之一，小學大學皆以之爲教。其器數，人人之所習也。自周衰禮廢，其樂先微。漢時獨河間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言樂事者爲樂記一篇，今存于小戴記，且多殘缺，而器數失傳已久。先哲治己化人之大端，遂淪亡不可考。要之學者深思冥索，本其和順莊敬者以治己，身推其同和同節者以治一世，則于化民成俗之功，庶幾近之也。辱殷殷下問，故敢以所獨見者私之。吾子不知有當否，並望質之黎君，以爲何如。

於先王禮樂修己治人化民成俗精意頗能透切說出文氣甚厚修教亦雅

五古三首贈績溪曹君

微風東北來。秋意滿林薄。冥鴻振奇翮。高飛過南郭。籬菊懷孤芳。寒蟲慰蕭索。中夜月無聲。荒荒此寥廓。我有幽憂疾。際此每不樂。千里來曹君。飄然叩我閣。其人頗有味。其學似淹博。披襟與之談。腸胃鬱千壑。所言精到處。天岩不能鑿。讀書追古人。此意抱夙昔。偶出詩一編。命我爲刪削。吁嗟乎曹君。所請毋太謔。譬彼江海流。借瀾于朽澤。朽澤不能波。安得不驚卻。雖然君有命。能不探枯涸。猶願布區區。區區諒君諾。

昨夜讀君詩。篇篇有苦旨。自言『早失怙。老母獨居里。年年作客去。海上攻文史。秋月共江花。處處泣遊子。人生天地間。飄忽若彈指。何物禮與法。奚不自放委。』嗟哉君誠孝。孝思令君靡。念古聖與賢。功業山川峙。本原豈異途。無不自親始。愛親愛國家。孝乃爲忠紀。願君振豪氣。無爲自此已。藐哉狄梁公。高退不可企。



重陽有嘉節。隨君上高岡。山城秋寂寂。野塚楓林黃。遙指龍眠山。峴峴氣中藏。君坐地不語。掉頭望家鄉。家鄉不可見。但見烟水長。君家曰績溪。績溪學者疆。禮經有名著。漢學源流昌。經師迭代起。至今餘光芒。君生承其後。所稟既已強。默默羣鷺冥。與古忘躁靜。觀成敗。知君天所將。惟彼今世人。碌碌失所相。礪蕪不治舉。世成莠秧桃李華。不實衆生盡空芳。舍內求諸外。所得固其常。披榛探蘭蕙。羣言皆秕糠。鏟除務略盡。乃得與理當。三復近思編。宋儒信足臧。

## 喜九姑歸詩

步出城南門。北望淚沾衣。憶昔別姑時。牽衣情依依。囑我以勤勉。淚落不可揮。園林皆如故。門庭車馬稀。流光如過隙。一別四年違。今年三月間。忽傳姑來歸。初聞此語時。喜極行若飛。鄉音亦無改。身體加豐肥。有妹健且康。柔美又頰長。巧課有閑暇。姑園中行。問姑遊何處。問姑來何方。姑悉以告余。歡樂幾欲狂。草木正葱蘢。白雲天蒼蒼。吾姑今此歸。能不有感傷。姑憶昔去日。吾母倚門望。今朝上堂來。咫尺隔彼岡。思之復思之。中心痛如創。姑歸後。數日。貧弟降生祥。呱呱實覃。許碩大寶。有慶祖父掀髯笑。設宴于高堂。子孫繞膝前。一舉盡十觴。但願我姑留。歡樂真無疆。

## 論吳雨生先生近詩

每讀丈詩。輒沈迴於中。有所感動。此間友人多謂丈抒情詩勝於說理詩。璋則謂情中見理者更勝。丈詩存本來面目極好。推敲字句原可不必。又丈之詩宜觀其全體。未可取一二語研究。總之。丈乃詩人。而非詩匠。其亦質勝文之說乎。丈詩往往情見道。又因道悟情。而情道合一。爲教訓。寓莊嚴於纏綿之中。其發也於感。其止也於悟。丈詩雖受十九世紀初年浪漫派之影響。但所含維多利亞時代詩人之意旨亦不少。大集中並無情感迸發一瀉千里之作。而多幽怨暗恨之情。處處深自斂抑。故云然。又丈詩所涵中國前輩典型思想甚富。蓋由師友淵源故耳。

原  
书  
空  
白  
页

## 跋

陳夢家

當我將瑋德遺集付印時，離他的死近一百天了，對這一箇最好的朋友，我不能有何可說的。

今年三四月，瑋德還在病中，由他從弟那裏取來他的上一卷詩。這一卷共二十四首，起自十八年，還是二十年冬天在南京所自選定的。其後我去青島，二十一年秋天同在北平錢糧胡同北花園相聚，他行篋中猶藏着它；冬日圍爐夜談，有時也還取來共讀。他有意給它印出來，叫我寫了一篇短序。去年他由廈門來信說那篇序失了，要我補寫；不久他便北來，此事遂又擱置不理了。

寫這一卷詩時（十八年至二十年），我們都在南京讀書，其時志摩先生每禮拜來中大講兩次課，常可見到瑋德的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華先生也在南京，還有亡友

六合田津生兄，我們幾箇算是箇小文會，各人寫詩興致正濃，寫了不少詩。詩刊也卽于此時出現。彼時我和瑋德年事都輕，又無多大憂慮，而他的爲人比我更爲瀟灑，來去無所滯礙。那時所作卻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聲音。瑋德在校雖讀西洋文學，但他幼年受舊學薰陶極深，所以讀他的新詩，也多少有些兒家學——桐城古文——輕逸的意致；而其爲人，正亦如此。卷中如微弱如幽子如海上的聲音等首，好似隔湖望見湘神，一層霧，一縷烟，似顯而隱，欲去不去的纏綿。

二十一年以後，他或在北平養病，或住南京，或去廈門教書，三年間遊蹤數千里，居處無定。我們雖則老看他歡喜，有說有笑的，可是他心上正暗暗挑了一副擔。二十二年春離平南下，到廈門，病發不止，這一副苦擔也是喜喜笑笑挑到死的。這三年間，他總算認識了人生，多少不能太自在了。除開幾篇散文外，也零星寫了十來首詩，可不像從前那末舒適。他最愛念梅士斐爾 Masefield 的 Cago 一詩，故此我愛赤道和疲憊者之歌等首，也是在靜觀紛亂的萬有中，隱含無數熱情的懷抱。

一個人的年歲經驗正如長江大海猜不準他會翻過多少浪，頭竄奔到那個大，洋我們如此盼望瑋德永不止息，——他自己也是不肯——但他却是走了。留下的幾章詩，幾篇文，我們自理會得他心中的景緻，那天然點化他的陰晴雨歇。

這集裏所收的，一多半是曾經發表的。詩第一卷的次序，都依他自訂稿所定。第二卷由我依年月排比。瑋德寫詩不留底稿，容易散失，有些個零星雜稿，此際已無從查得，以後再補。但大要的均齊備了。

此集于七月間編就，七月杪付排，我本想等它印好了再去，但其間因為排版遲慢一些，等我離滬之日，尚不及全部校好，我心中極為不安。多謝邵洵美先生，他一手擔承印刷和出版的重任，使這集子得早出世。

二十四年八月立秋日，記于上海。

## 校 後 記

此集印刷上因種種的原因，全部的校樣，到今年一月初旬才寄到我處。詩二卷文一卷以外，又加了一卷古詩文，是瑋德的祖父槃老人選抄來的，有幾篇未署名的評語，大約是他老人家評的。瑋德早年于古詩文用力極深，就這零星的幾篇，已極粲然可觀了。

二十五年一月十日夢家校于北平燕東園